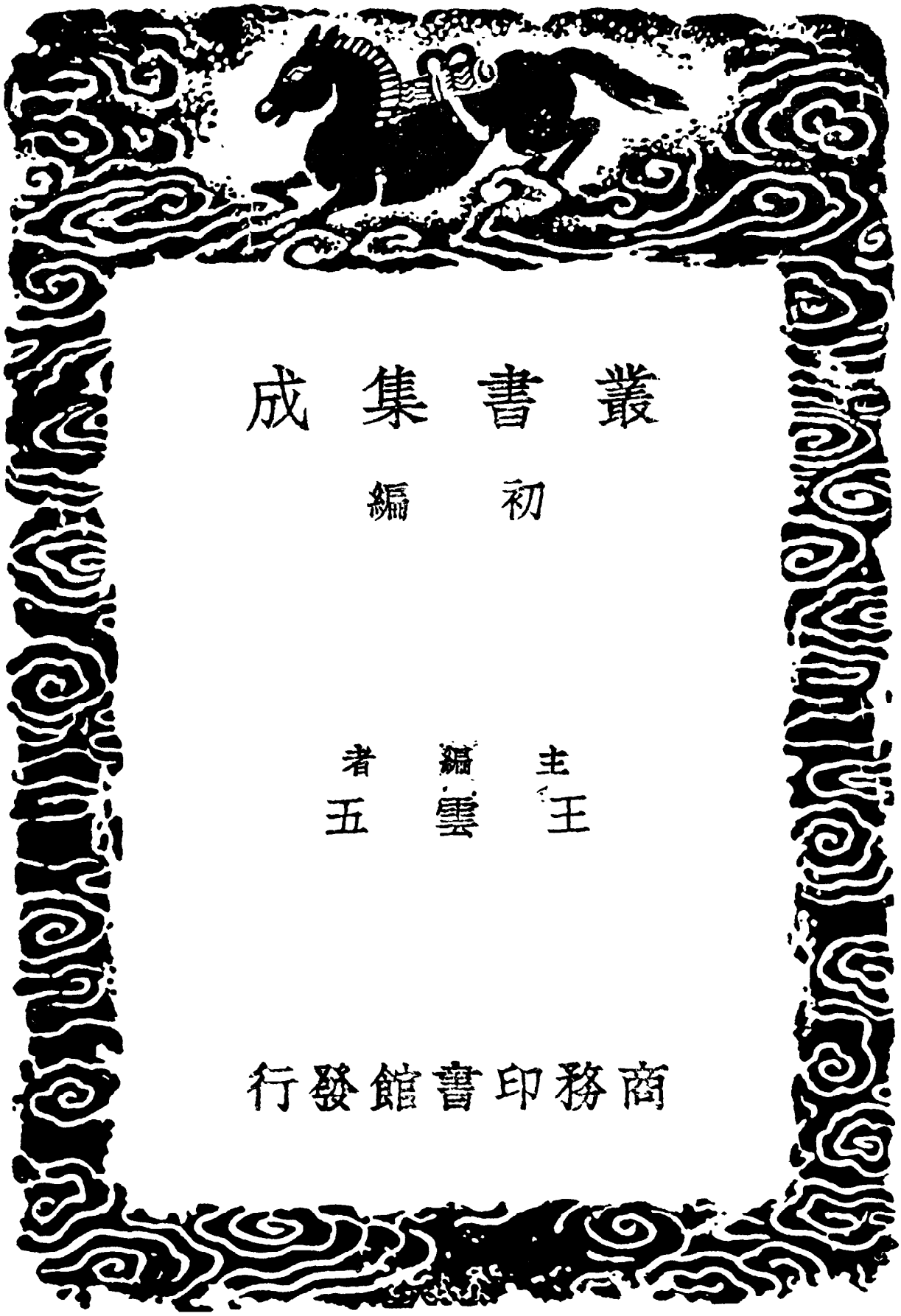
論語集解義疏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論語集解義疏

（三）

何晏　集解
皇侃　義疏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六

論語先進第十一

疏 先進者此篇明弟子進受業者先後也所以次前者既還教鄉黨則進受業者宜有先後故先進次鄉黨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註〕先進後進謂士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註〕苞氏曰將移風易俗歸之純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 疏 子曰至先進○〔云先進云云者〕此孔子將欲還淳反素重古賤今故稱禮樂有君子野人之異也先進後進者謂先後輩人也先輩謂五帝以上也後輩謂三王以還也進於禮樂者謂其時輩人進行於禮樂者也野人質朴之稱也君子會時之目也孔子言以今人文觀古古質而今文文則能隨時之中此故爲當世之君子也質則朴素而違俗是故爲當世之野人也〔云如用云云者〕如猶若也若比方先後二時而用爲教則我從先進者也所以然者古爲純素故可從式○〔註〕先進至人也○〔云先進云云者〕時淳則禮樂損時澆則禮樂益若以益觀損損則爲野人若以損行益益則爲君子也〔云後進云云者〕此謂以益行益俱得時中故謂爲君子也〔云先進云云者〕以今觀昔則有古風以古比今故爲野人○〔註〕苞氏曰至從之○先進比三王乃爲古比結繩則爲今故云近古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者也〔註〕鄭玄曰言弟子之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也 疏 子曰至者也○孔子言時世亂離非唯我道不行只我門徒雖從我在陳蔡者亦失

于時。不復及仕進門也。張憑曰。道之不行。命也。唯聖人安時而處從。故不期於通塞。然從我於陳蔡者。何能不以窮達爲心耶。故感於天地將閉。君子道消而恨二三子不及開泰之門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疏〕德行至子夏○此章初無子曰者。是記者所書。並從孔子印可而錄在論中也。〔云德行云云者〕孔子門徒三千。而唯有此以下十人名爲四科。四科者。德行也。言語也。政事也。文學也。德行爲人生之本。故爲第一。以冠初也。而顏閔及二冉合其名矣。王弼曰。此四科者。各舉其才長也。顏淵德行之俊。尤兼之矣。范甯曰。德行、謂百行之美也。四子俱雖在德行之目。而顏子爲其冠。〔云言語宰我子貢者〕第二科也。宰我及端木二人合其目也。范甯曰。言語、謂賓主相對之辭也。〔云政事冉有季路者〕第三科也。冉仲二人合其目也。范甯曰。政事、謂治國之政也。〔云文學子游子夏者〕第四科也。言偃及卜商二人合其目也。范甯曰。文學、謂善先王典文。王弼曰。弟子才不徒十。蓋舉其美者之表業分名。其餘則各以所長從四科之品也。侃案。四科次第。立德行爲首。乃爲可解。而言語爲次者。言語君子樞機。爲德行之急。故次德行也。而政事是人事之別。比言語爲緩。故次言語也。文學指博學古文。故比三事爲泰。故最後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註〕孔安國曰。助、猶益也。言回聞言即解。無可發起增益於己也。〔疏〕子曰至不說○聖人爲教。須賢啓發。游參之徒。聞言輒問。是助益於我。以增曉導。而顏淵嘿識。聞言說解。不嘗口諮於我。教化無益。故云非助我者。於吾言無所不說也。孫綽曰。所以每說吾言。理自玄同耳。非爲助我也。言此欲以曉衆。且明理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註〕陳羣曰。言閔子騫爲人。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閒之言也。〔疏〕子曰至之言○閒、猶非也。昆、兄也。謂兄爲

昆、昆、明也。尊而言之也。言子騫至孝。事父母兄弟盡於美善。故凡人物論無有非閒之言於子騫者也。故顏延之云。言之無閒。謂盡美也。

南容三復白圭。〔註〕孔安國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愼言也。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疏南容至妻之○〔云南容三復白圭者〕復、猶反也。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是白玉有玷缺。尚可磨治。令其全好。若人言忽有瑕玷。則駟馬不及。故云不可爲也。南容愼言語。讀詩至白圭之句。乃三過反覆。修翫無已之意也。〔云孔子云云者〕重明南容蒙孔子之姻。其善非一。故更記之也。苞述云。南容深味白圭。擬志無玷。豈與縲紲非罪同其流致。猶夫子之情實深天屬。崇義弘教。必自親始。觀二女攸歸。見夫子之讓心也。侃已有釋。在公冶長篇中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疏季康子至學者○孫綽曰。不應生而生爲幸。不應死而死、曰不幸。侃謂此與哀公問同而答異者。舊有二通。一云。緣哀公有遷怒貳過之事。故孔子因答以箴之也。康子無此事。故不煩言也。又一云。哀公是君之尊。故須具答。而康子是臣爲卑。故略以相酬也。故江熙曰。此與哀公問同。哀公雖無以賞。要以極對。至於康子。則可量其所及而答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註〕孔安國曰。顏路、顏淵之父也。家貧。故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可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吾以不可徒行。〔註〕孔安國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孔子時爲大夫。故言吾從大夫之後。不可

以徒行。是謙之辭也。疏　顏淵死至徒行○〔云顏淵死云云者〕顏路、顏淵父也。淵家貧。死無槨。故其父就孔子請車賣以營槨也。繆協曰。顏路之家貧無以備禮。而顏淵之德美稱於聖師。喪予之感痛之愈深。二三子之徒。將厚其禮。路卒情而行。恐有未允。而未審制義之輕重。故託請車以求聖教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將不以車與之。故先說此以拒之。才、謂顏淵也。不才、謂鯉也。言才與不才。誠當有異。若各本天屬於其父。則同是其子也。〔云鯉也云云者〕既天屬各深。昔我子死。我自有車。尚不賣之營槨。今汝子死。寧欲請我之車耶。繆協曰。子雖才。不可貧求備。雖不才。而豐儉亦各有禮制之由父。故鯉死也而無槨也。〔云吾不云云者〕又解所以不爲鯉作槨之由也。徒、猶步也。言我不賣車而步行爲子作槨也。〔云以吾云云者〕又解不步行之意也。言大夫位爵已尊。不可步行故也。然實爲大夫。而云從大夫後者。孔子謙也。猶今人爲府國官而云在府末國末也。江熙曰。不可徒行。距之辭也。可則與。故仍脫左驂賻　舊館人。不可則距。故不許路請也。鯉也無槨。將以　之。且塞厚葬也。

顏淵死。子曰。噫。〔註〕苞氏曰。噫、痛傷之聲也。天喪予。天喪予。〔註〕天喪予者。若喪己。再言之者。痛惜之甚也。疏　顏淵死至喪予○〔云顏淵死子曰噫者〕噫、痛傷之聲也。淵死。遣使報孔子。孔子傷痛之。故云噫也。〔云天喪予者〕喪、猶亡也。予、我也。夫聖人出世。必須賢輔。如天將降雨。必先山澤出雲。淵未死。則孔道猶可冀。縱不爲君。則亦得　爲教化。今淵既死。是孔道亦亡。故云天喪我也。劉歆曰。顏是亞聖人之偶。然則顏孔自然之對物。一氣之別形。玄妙所以藏寄。既道旨所由。讚明敘顏淵死。則夫子體缺。故曰天喪予。噫諒卒實之情。非過痛之辭。將求聖賢之域。宜自此覺之也。繆播曰。夫投竿測深。安知江海之有懸也。何者。俱不究其極也。是以西河之人疑子夏爲夫子。武叔賢子貢於仲尼。斯非其類耶。顏回盡形。形外者神。故知孔子理在回。知淵亦唯孔子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註〕馬融曰。慟、哀過也。從者曰。子慟矣。子曰。有慟乎。〔註〕孔安國曰。不自知己之悲哀過也。非夫人之爲慟而誰

爲慟。疏 顏淵死至爲慟○〔云顏淵死子哭之慟者〕謂顏淵死孔子往顏家哭之也。慟、謂哀甚也。既如喪已所以慟也。郭象曰人哭亦哭人慟亦慟蓋無情者與物化也。繆協曰聖人體無哀樂而能以哀樂爲體不失過也。〔云從者曰子慟矣者〕從者、謂諸弟子也。隨孔子往顏淵家有見孔子哀甚故云子慟矣。〔云子曰有慟乎者〕孔子不自知慟故問之有慟乎。〔云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慟者〕初既不自知又向諸弟子明所以慟意也。夫人、指顏淵也。言若不爲顏淵哀慟而應爲誰慟事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註〕禮、貧富各有宜。顏淵家貧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也。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註〕馬融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之。我不得制止也。非其厚葬故云爾也。疏 顏淵死至子也○〔云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者〕顏淵之門徒見師貧而已欲厚葬之也。一云是孔子門人欲厚葬朋友也。〔云子曰不可者〕孔子止門人之厚葬故云不可也。王弼曰有財死則有禮無財則已焉。既而備禮則近厚葬矣故云孔子不聽也。〔云門人厚葬之者〕不從孔子言也。范甯曰厚葬非禮故不許也。門人欲厚葬何也。緣回父有厚葬之意故欲遂門人之深情也。〔云子曰云云者〕回事我在三如一故云視予猶父也。我葬鯉無槨而不能止回無槨是視回不得猶子也。〔云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者〕言此貧而過禮厚葬非是我意也故是夫二三子意也。二三子則顏路亦在其中也。范甯曰言回雖以父事我我不得以子遇回雖曰師徒義輕天屬今父欲厚葬豈得制止言厚葬非我之教出乎門人之意耳此以抑門人而救世弊也。○〔註〕非其厚葬○非、猶鄙薄。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註〕陳羣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也。疏 季路問至知死○〔云季路問事鬼神者〕外教無三世之義見乎此句也。周孔之教唯說現在不明過去未來而子路此問事鬼神政言鬼神在幽冥之中其法云何也此是問過去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言人事易汝尚未能則何敢問幽冥之中乎故云焉能事鬼。〔云曰敢問死

者〕此又問當來之事也。言問今日以後死事復云何也。〔云曰未知生焉知死者〕亦不答之也。言汝尚未知卽見生之事難明。又焉能豫問知死沒也。顧歡曰。夫從生可以善死。盡人可以應神。雖幽顯路殊。而誠恆一。苟未能此。問之無益。何處問彼耶。

閔子騫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註〕鄭玄曰。樂各盡其性也。行行、剛強之貌也。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註〕孔安國曰。不得以壽終也。疏閔子騫至死然○〔云閔子騫侍側誾誾如也者〕卑者在尊者之側曰侍。此明子騫侍於孔子座側也。誾誾、中正也。子騫性中正也。〔云子路行行如也者〕亦侍孔子座側也。行行、剛強貌也。子路性剛強也。〔云冉有子貢侃侃如也者〕此二人亦侍側也。侃侃、和樂也。二子並和樂也。〔云子樂者〕孔子見四子之各極其性。無所隱情。故我亦懽樂也。〔云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者〕孔子見子路獨剛強。故發此言也。由、子路名也。不得其死然。謂必不得壽終也。後果死衛亂也。袁氏曰。道直時邪。自然速禍也。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註〕鄭玄曰。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則可。何乃復更改作也。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註〕王肅曰。言必有中。善其不欲勞民更改作也。疏魯人至有中○〔云魯人爲長府者〕魯人、魯君臣爲政者。爲、作也。長者、藏名也。魯人爲政。更造作長府也。〔云閔子騫曰云云者〕子騫譏魯人也。仍、因也。貫、事也。言爲政之道。因舊事自是。如之何何必須更有所改作耶。如之何、猶奈何也。〔云子曰云云者〕夫人、指子騫也。言子騫性少言語。言語必中於事理也。○〔註〕藏財貨曰府。○財貨、錢帛也。藏錢帛曰府。藏兵甲曰庫也。

子曰。由之鼓瑟、奚爲於丘之門。〔註〕馬融曰。言子路鼓瑟不合雅頌也。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註〕

馬融曰升我堂矣未入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爲賤子路故復解之也。疏子曰至室也○〔云子曰云云者〕子路性剛其鼓琴瑟亦有壯氣孔子知其必不得以壽終故每抑之汝鼓瑟得在於我門我門文雅非用武之處也故自稱名以抑之也奚何也侃謂此門非謂孔子所住之門故是聖德深奧之門也故子貢答武叔曰得其門者或寡也〔云門人不敬子路者〕門人見孔子譏瑟便不復敬子路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見門人不敬子路故又爲解之也古人當屋棟下隔斷爲窗戶之外曰堂窗戶之內曰室孔子言子路爲弟子才德已大雖未親入我室亦已登升我堂未易可輕慢也若近而言之卽以屋之堂室爲喻若推而廣之亦謂聖人妙處爲室麤處爲堂故子路得堂顏子入室故下章說善人云亦不入於室是也所以此前言入於門而門人不敬爲其不敬故引之於堂也○〔註〕馬融曰至解之也○孔子譏瑟本非謂子路可輕政在於行耳而門人不達斯意承而慢之孔子解說之也

子貢問曰師與商也孰賢乎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註〕孔安國曰言俱不得中也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也〔註〕愈猶勝也疏子貢問至及也○〔云子貢問云云者〕師子張商子夏也孰誰也子貢問孔子欲辨師商誰爲賢勝也〔云子曰師也過者〕過謂子張性繁冗爲事好在僻過而不止也〔云商也不及者〕言子夏性疎闊行事好不及而止也〔云曰然則師愈與者〕愈勝也子貢又問若師爲事好過好過則爲勝耶〔云子曰過猶不及者〕答言既俱不得中則過與不及無異也故云過猶不及也江熙云聖人動爲物軌人之勝否未易輕言兩既俱未得中是不明其優劣以貽於來者也

季氏富於周公〔註〕孔安國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也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也〔註〕孔安國曰冉求爲季氏宰爲之急賦稅也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攻之可也〔註〕鄭玄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也疏季氏至可也○〔云季氏富於周公者〕季氏魯臣也周公天子臣食采於周爵爲公故謂爲周公也蓋周公旦之後也天子之臣地廣祿大故周公宜富

諸侯之臣。地狹祿小。季氏宜貧。而今僭濫。遂勝天子臣。故云季氏富於周公也。〔云而求也云云者〕求、冉求也。季氏已富。而求時仕季氏。爲季氏邑宰。又助斂聚。急賦稅。以附益季氏之富也。〔云子曰非吾徒也者〕徒、門徒也。孔子言冉求昔雖是我門徒。而我門徒皆尚仁義。今冉求遂爲季氏急聚斂。則非復吾門徒也。故禮云。孟獻子曰。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畜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言盜臣乃傷財。而聚斂之臣則傷仁義。傷財不如傷仁義。〔云小子云云者〕小子、門徒諸弟子也。攻、治也。求既爲季氏聚斂。故孔子先云非復我門徒。又使諸弟子鳴鼓治之也。所以鳴鼓者。若直爾而治。不言其過。則聞之者局。故鳴鼓而且言之。則聞者衆也。繆協云。季氏不能納諫。故求也莫得匡救。匡救不存。其義屈。故曰非吾徒也。致譏於求。所以深疾季氏。子然問明。其義也。○〔註〕孔安國曰。至士也。○天子之宰、卽謂冢宰也。冢宰是有事之職。故云卿士也。○〔註〕孔安國曰。至稅也。○急賦稅、謂斂民下財帛也。

柴也愚。〔註〕弟子高柴也。字子羔。愚、愚直之愚也。**參也魯。**〔註〕孔安國曰。魯、鈍也。曾子遲鈍也。**師也僻。**〔註〕馬融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也。**由也喭。**〔註〕鄭玄曰。子路之行失於暌喭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註〕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矣。賜不受敎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敎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無數子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疏　柴也至屢中○〔云柴也愚者〕此以下評數子各有累也。柴、弟子也。其累在於愚也。王弼云。愚、好仁過也。〔云參也魯者〕參、曾參也。魯、遲鈍也。言曾子性遲鈍也。王弼云。魯、質勝文也。〔云師也僻者〕師、子張也。子張好文其過。故云僻也。王弼云。僻、飾過差也。〔云由也喭者〕由、子路也。子路性剛。失在暌喭也。王弼云。喭、剛猛也。〔云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者〕記者上列四子病重於先。自此以下。引孔子更舉顏子精能於後。解此義者。凡有二通。一云。庶、庶幾也。屢、每也。空、窮匱也。顏子庶幕於幾。故遺忽財利。所以家每空貧。而簞瓢陋巷也。故王弼云。庶幾

慕聖。忽忘財業。而數空匱也。又一通云。空、猶虛也。言聖人體寂。而心恆虛無累。故幾動卽見。而賢人不能體無。故不見幾。但庶幾慕聖。而心或時而虛。故曰屢空。其虛非一。故屢名生焉。故顏特進云。空非回所體。故庶而數得。故顧歎云。夫無欲於無欲者。聖人之常也。有欲於無欲者。聖人之分也。二欲同無。故全空以目聖。一有一無。故每虛以稱賢。賢人自有觀之。則無欲於有欲。自無觀之。則有欲於無欲。虛而未盡。非屢如何。大史叔明申之云。顏子上賢。體具而微。則精也。故無進退之事。就義上以立屢名。按其遺仁義。忘禮樂。隳支體。黜聰明。坐忘大通。此忘有之義也。忘有頓盡。非空如何。若以聖人驗之。聖人忘忘。大賢不能忘忘。不能忘忘。心復爲未盡。一未一空。故屢名生也焉。〔云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者〕此孔子又評子貢累也。亦有二通。一云。不受命者。謂子貢性動。不能信天任命。是不受命也。而貨殖者。財物曰貨。種藝曰殖。子貢家富。不能清素。所以爲惡也。又一通云。殷仲堪云。不受嬌君命。江熙云。賜不榮濁世之祿。亦幾庶道者也。雖然。有貨殖之業。恬愉不足。所以不敢望回耳。亦曰不受命者。謂子貢不受孔子教命。故云不受命也。〔云憶則屢中者〕此亦有二通。一云。憶、謂心憶度事宜也。言子貢性好憶度是非。而屢幸中。亦是失也。故君子不憶不信也。又一通云。雖不虛心如顏。而憶度事理。必亦能屢中也。故左傳郯隱公朝魯。執玉高其容仰。魯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君爲主。其先亡乎。是歲。定公卒。仲尼曰。賜不幸而言中。是使賜多言者也。此憶中之類也。王弼曰。命、爵命也。憶、憶度也。子貢雖不受爵命而能富。雖不窮理而幸中。蓋不逮顏之庶幾。輕四子所病。故稱子曰以異之也。○〔註〕言回至心也。○〔云言回云云勵賜也者〕此注與前通。並會〔云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者〕此以下並是後解也。中、猶心也。謂虛心也。禮曰、虛中以治之。〔云以聖人之善道者〕謂孔子也。〔云教數子之庶幾者〕柴參之屬也。並被孔子教於庶幾之事也。〔云猶不云云此害者〕道、謂庶幾之道也。緣其各有愚魯僻喭之害。故不能至知庶幾之事。〔云其於云云深遠者〕唯回一人能懷道深遠。故庶幾虛心。〔云不虛心不能知道者〕更明所以須虛心之義也。庶幾之道深遠也。欲知庶幾者。虛心乃知其道也。〔云子貢無數子病者〕無愚魯僻喭之病也。〔云然亦不知道者者〕既無病。應能庶幾。何亦不能乎。〔云雖不窮理而幸中者〕解其不知之由也。申先解憶則屢中也。言子貢不能虛心。心好憶度。雖不能窮理如顏。而有時幸中。幸中故不能知大道也。〔云雖非天命而偶富者〕此釋不受命而貨殖焉也。雖非天命者。謂雖非受當時天子之命也。偶富

者謂家自偶富非祿位所得也然雖非時祿而富之亦非清虛之士故亦不知大道〔云亦所以不虛心也者〕憶事幸中及家富榮心所以竝不虛心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註〕孔安國曰踐循也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多少能創業然亦不能入於聖人之奧室也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註〕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也色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者也言此三者皆可以爲善人也

疏　子張問至者乎○〔云子張問善人之道者〕此問善人非聖人也問其道云何而可謂爲善人也〔云子曰不踐迹者〕答善人之法也踐循也迹舊迹也言善人之道亦當別宜創建善事不得唯依循前人舊迹而已〔云亦不入於室者〕又雖有創立而未必使能入聖人奧室也能入室者顏子而已〔云子曰云云者〕此亦答善人之道也當是異時之問故更稱子曰俱是答善故共在一章也篤厚也言善人有所論說必出篤厚謹敬之辭也故云論篤是與也又能行君子之行故云君子者乎又須顏色莊嚴故云色莊者乎○〔註〕孔安國曰至室也○創業謂創仁義之業也聖人之奧室即前云子路升堂矣未入於室是也○〔註〕論篤至人也○〔云論篤者謂口無擇言者〕擇者除麤取好之謂也論篤是言語并善故復無可擇之言也〔云君子者云云者〕所行皆善故無鄙惡也然此注亦與上互也〔云色莊者云云者〕威而不猛是也〔云言此云云者〕三者言行色也云必備三皆可爲善人明若能有一則亦可爲善人不必備三也殷仲堪云夫善者淳穆之性體之自然雖不擬步往迹不能入閫奧室論篤質正有君子之一致焉

子路問聞斯行諸〔註〕苞氏曰賑窮救乏之事也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註〕孔安國曰當白父兄不可得自專也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

赤也惑。敢問。〔註〕孔安國曰惑其問同而答異也。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註〕鄭玄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尙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疏 子路問至退之○〔云子路問聞斯行諸者〕斯、此也。此、此於賑窮救乏之事也。諸、之也。子路問孔子若聞有周窮救乏事。便得行之不乎。〔云子曰有父兄在者〕人子無私假與。故若有事必先啓告父兄也。〔云如之何其聞斯行之者〕既由父兄。故已如何聞而行乎。言不可也。〔云冉有問聞斯行諸者〕與子路問同也。〔云子曰聞斯行之者〕此答異也。言聞而卽行之也。〔云公西華云云者〕公西華疑二人問同而答異。故先領二人之問答也。此領子路問答也。〔云求也云云者〕此領冉有之問答也。求、冉有名也。〔云赤也惑者〕惑、疑惑也。二人問同而孔子答異。故已生疑惑。赤、公西華名也。〔云敢問者〕敢、果敢也。既惑其深。故果敢而問之。〔云子曰求也退故進之者〕答所以答異義也。言冉求謙退。故引之令進。所以不云先白父兄也。〔云由也兼人故退之者〕言子路性行行兼人。好在率爾。故抑退之。必令白父兄也。或問曰。禮若必諮父兄。則子路非抑。若必不諮。則冉求非引。今夫子云進退。請問其旨。或答曰。夫賑施之理。事有大小。大者車馬。小或一簋。若其大者必諮。小可專行。而由施無大小。悉並不諮。求大小悉諮。今故抑由之不諮。欲令其並諮。引冉之必諮。令其並不諮也。但子路性進。雖抑而不患其退。冉求性退。雖引不嫌其過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註〕孔安國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也。子曰。吾以汝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註〕苞氏曰。言夫子在。已無所敢死也。疏 子畏至敢死○〔云子畏於匡顏淵後者〕猶是前被匡人誤圍時。顏淵與孔子俱爲匡圍。孔子先得出還至家。而顏淵後乃得出還至也。〔云子曰吾以汝爲死矣者〕淵後至。而孔子云。汝不還。我言汝當死於匡難中。〔云曰子在回何敢死者〕顏淵之答。其有以也。夫聖賢影響。如天降時雨。山澤必先爲出雲。孔子既在世。則顏回理不得死。死則孔道便絕。故淵死而孔云天喪予也。庾翼云。顏子未能盡窮理之妙。妙有不盡。則不可以涉險津。理有未窮。則不可以冒屯路。故賢不遭聖運否。則必隱。聖不值賢。微言不顯。是以夫子因畏匡而發問。

顏子體其旨而仰酬稱入室爲指南啓門徒以出處豈非聖賢之誠言互相與爲起予者也李充云聖無虛慮之悔賢無失理之患而斯言何與乎將以世道交喪利義相蒙或殉名以輕死或昧利以苟生苟生非存理輕死非明節故發顏子之死對以定死生之命也○〔註〕孔安國曰至後也○於圍中相失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註〕孔安國曰季子然、季氏之子弟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也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註〕孔安國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足爲大臣乎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註〕孔安國曰言備臣數而已曰然則從之者與〔註〕孔安國曰問爲臣皆當從君所欲耶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註〕孔安國曰二子雖從其主亦不與爲大逆也

疏　季子然問至從也○〔云季子然問云云者〕季子然、季氏家之子弟也時仲由冉求仕季氏家季子然自夸己家能得此二賢爲臣故問孔子以謂此二人可謂大臣不也〔云子曰云云者〕此因答而拒之也子、指子然也言子今所問是異事也所以是異事之問者由求非大臣而汝云可謂大臣故謂汝爲異事之問也〔云曾由與求之問者〕此是舉異問也曾、猶則也言汝問所以是異者則問由與求是異問也〔云所謂云云者〕此明大臣之事也以道事君謂君有惡名必諫也不可則止謂三諫不從則越境而去者也〔云今由云云者〕言今由求二人亦不諫諫若不從則亦不去不可名此爲大臣乃可名爲備具之臣而已也〔云曰然則從之者與者〕子然聞孔子云二人不爲大臣故更云既不以道及不可則不止若如此者其君有惡事則二人皆從君爲之不乎〔云子曰云云者〕答言雖不諫不止若君有弒上之事則二人亦所不從也孫綽云二子者皆政事之良也而不出具臣之流所免者唯弒之事其罪亦豈少哉夫抑揚之教不由乎理將以深激子然以重季氏之責也繆協稱中正曰所以假言二子之不能盡諫者以說季氏雖知貴其人而不能敬其言也○

〔註〕孔安國曰至問之也○自多、猶言己有豪勢能得臣此二人爲多也○〔註〕孔安國曰謂子問異事耳○謂汝所問爲異事之問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註〕苞氏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爲政。所以賊害人也。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註〕孔安國曰。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亦學也。子曰。是故惡夫佞者。〔註〕孔安國曰。疾其以口給應遂己非而不知窮者也。疏子路至佞者○〔云子路使子羔爲費宰者〕費、季氏采邑也。季氏邑宰叛。而子路欲使子羔爲季氏邑宰也。〔云子曰賊夫人之子者〕賊、猶害也。夫人之子、指子羔也。孔子言子羔習學未習熟。若使其爲政。則必乖僻。乖僻則爲罪累所及。故云賊夫人之子也。張憑云。季氏不臣。由不能正。而使子羔爲其邑宰。直道而事人。焉往不致弊。枉道而事人。不亦賊夫人之子乎。〔云子路曰云云者〕子路云。既邑有民人社稷。今爲其宰。則是習治民事神。此卽是學。亦何必在於讀書然後方謂爲學乎。〔云子曰云云者〕孔子以此語罵子路也。佞、口才也。我言子羔學未習熟。所以不欲使之爲政。而汝仍云有民神亦是學。何必讀書。此是佞辨之辭。故古人所以惡之也。繆協云。子路以子羔爲學藝可仕矣。而孔子猶曰不可者。欲令愈精愈究也。而于時有以佞才惑世。竊位要名。交不以道。仕不由學。以之宰牧。徒有民人社稷。比之子羔。則長短相形。子路舉茲以對者。所以深疾當時非美之也。夫子善其來旨。故曰是故惡夫佞者。此乃斥時。豈譏由乎。

子路、曾晳、〔註〕孔安國曰。曾晳、曾參父也。名點也。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無吾以也。〔註〕孔安國曰。言我問汝。汝無以我長。故難對也。居則曰、不吾知也。〔註〕孔安國曰。汝常居云人不知己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註〕孔安國曰。如有用汝者。則何以爲治乎。子路率爾而對。

〔註〕卒爾、先三人對也。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閒。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註〕苞氏曰。攝、攝迫乎大國之閒也。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註〕方、義方也。夫子哂之。〔註〕馬融曰。哂、笑也。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註〕孔安國曰。求自云能足民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謙之辭也。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也。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註〕求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小國治之而已也。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註〕鄭玄曰。我非自言能也。願學爲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服也。小相、謂相君禮者。點、爾何如。鼓瑟希。〔註〕孔安國曰。思所以對。故其音希也。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註〕孔安國曰。置瑟起對也。撰、具也。爲政之具也。鏗爾者。投瑟之聲也。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註〕孔安國曰。各言己志於義無傷之。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註〕苞氏曰。暮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者。衣單袷之時也。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夫子之門也。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註〕周生烈曰。善點之獨知時也。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吾子何哂由也。子曰。爲國以禮。其言不

讓。是故哂之。〔註〕苞氏曰。爲國以禮。禮道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也。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如之何。〔註〕孔安國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也。赤也爲之小相。孰能爲之大相。〔註〕孔安國曰。赤謙言小相耳。孰能爲大相者也。

疏 子路至大相○〔云子路云云者〕此四弟子侍孔子坐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將欲令四子言志。故先說此言以勸引之也。爾、汝也。言吾今一日年齒長大於汝耳。汝等無以言吾年長而不敢言己志也。〔云居則曰不吾知也者〕居、謂弟子常居時也。吾、弟子自謂也。言汝等常居之日。則皆自云無知吾者也。〔云如或云云者〕言汝或有人欲知用汝等。汝等則志各欲何爲治哉。〔云子路率爾而對者〕禮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及宜顧望而對。而子路不起。又不顧望。故云率爾對也。率爾、謂無禮儀也。〔云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者〕此子路言志也。千乘大國也。攝、迫也。大國又大於千乘者也。言己願得治於大國。而此大國又有迫近他大國之間。所謂他大國挾己國於中也。〔云加之以師旅者〕言他大國以師旅兵刃加陵於己所治之國也。〔云因之以饑饉者〕乏穀爲饑。乏菜爲饉。言己國既被四方大國兵陵。又自國中因大荒餓也。〔云由也爲之者〕爲、猶治也。言己國以爲他兵所加。又荒饑日久。由願得此國治之。〔云比及云云者〕比、至也。言由治此國。至於三年。而使民人皆勇健。又皆知識義方也。〔云夫子哂之者〕哂、笑也。孔子聞子路之言而笑之也。〔云求爾何如者〕哂由既竟。而餘三人無言。故孔子又問冉求、汝志何如也。〔云對曰方六七十者〕求答言志也。言願得國地方六七十里者而已治之也。〔云如五六十者〕意又自嫌向所言方六七十爲大。故又退言如方五六十里者也。一云。願六七十者如五六十大者。己欲得其小也。〔云求也云云者〕言己願治此小國。若至三年。則能使民人足也。〔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者〕又謙也。言己乃能足民而已。若教民之禮樂。則己所不能。故請俟君子爲之也。〔云赤爾何如者〕求答已竟。故更問公西華也。〔云對曰云云者〕赤答也。非曰、猶非謂也。答曰。己非謂自能。願從此而後學爲之也。〔云宗廟之事如會同者〕此以下並言願所學之事也。宗廟之事、謂人君祭祀之事。如會同、諸侯有

會同之事時也。〔云端章甫願爲小相焉者〕端、玄端之服也。章甫、謂章甫之冠也。言願君有祭祀及會同之事。而已玄端服章甫之冠也。爲小相、相君之禮。〔云點爾何如者〕赤答既竟又問曾皙也。〔云鼓瑟希者〕鼓、猶彈也。希、疎也。點政彈瑟。既得孔子之問。將思所以對之言。故彈瑟手遲而聲希也。〔云鏗爾舍瑟而作者〕鏗、投瑟聲也。舍、投也。作、起也。點思所對之辭。將欲仰答。故投瑟而起對也。起對者。禮也。點獨云起。則求赤起可知也。〔云對曰云云者〕撰、具也。點起而對云。已所志者。異於路求赤三子之志所具也。所具、卽千乘之國等是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聞點志異。故云人性所志各異。亦何傷乎。汝但當言之。〔云曰暮春者春服既成者〕此點言志也。暮春、謂建辰夏之三月也。年有四時。時有三月。初月爲孟。次者爲仲。後者爲季。季春是三月也。不云季春而云暮春者。近月末也。月末、其時已暖也。春服成者。天時暖而衣服單袷者成也。〔云得冠者五六人者〕已加冠、成人者也。五六者、趣舉其數也。〔云童子六七人者〕童子、未冠之稱也。又有未冠者六七人也。或云。冠者五六。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六七四十二人也。四十二就三十。合爲七十二人也。孔門升堂者七十二人也。〔云浴乎沂者〕沂、水名也。暮春者既暖。故與諸朋反相隨往沂水而浴也。〔云風乎舞雩者〕風、風涼也。舞雩、請雨之壇處也。請雨祭謂之雩。雩、吁也。民不得雨。故吁嗟也。祭而巫舞。故謂爲舞雩也。沂水之上有請雨之壇。壇上有樹木。故入沂浴。出登壇。庇於樹下。逐風涼也。故王弼云。沂水近孔子宅。舞雩壇在其上。壇有樹木。游者託焉也。〔云詠而歸者〕浴竟涼罷。日光既稍晚。於是朋友詠歌先王之道。歸還孔子之門也。〔云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者〕孔子聞點之願。是以喟然而歎也。既歎而云吾與點也。言我志與點同也。所以與同者。當時道消世亂。馳競者衆。故諸弟子皆以仕進爲心。唯點獨識時變。故與之也。故李充云。善其能樂道知時。逍遙游詠之至也。夫人各有能。性各有尙。鮮能舍其所長而爲其所短。彼三子者之云。誠可各言其志矣。然此諸賢既已漸染風流。餐服道化。親仰聖師。誨之無倦。先生之門。豈執政之所先乎。嗚呼。遽不能一忘鄙願而暫同于雅好哉。諒知情從中來。不可假已。唯曾生超然獨對揚德音。起予風儀。其辭精而遠。其指高而適。亹亹乎固盛德之所同也。三子之談。於茲陋矣。〔云三子者出者〕子路求赤三人見孔子與點。故已竝先出去也。〔云曾皙後者〕在後未去。〔云曾皙曰云云者〕皙既留後。故問孔子也。言向者三子所言者。其理如何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答。言三子之言雖各不同。然亦各是其心所志也。〔云曰吾子何哂由也者〕點乎孔子爲吾子也。

點又云若各親是言志則孔子何獨笑子路也乎故云何也〔云子曰云云者〕答笑子路之所由也言我笑子路非笑其志也政是笑其卒爾不讓故耳夫爲國者必應須禮讓而子路既願治國而卒爾其言無所謙讓故笑之耳〔云唯求云云者〕孔子更證我笑非笑子路之志也若笑子路有爲國之志則冉求亦是志於爲國吾何獨不笑耶既不笑求豈獨笑子路乎故云唯求非邦也與言是邦也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非邦也者亦云是邦也〔云唯赤云云者〕又引赤證我不笑子路志也赤云宗廟會同會同卽是諸侯之事豈曰非邦而我何獨不笑乎又明笑非笑志也〔云赤也云云者〕又因不許赤謙也言赤之才德云自願爲小相若以赤爲小誰堪大者乎赤又是有明已不笑之故因美之也○〔註〕馬融曰哂笑也○齒本曰哂大笑口開則哂見故謂哂爲笑者也○〔註〕鄭玄曰至禮者○〔云宗廟之事謂祭祀者〕四時及禘祫皆是也〔云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者〕周禮六服各隨服而來是正朝有數也而時見曰會此無常期諸侯有不庭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因朝竟王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亦隨其方若東方不服則命與東方諸侯共征之此是時見曰會也又王十二年一巡狩若王有事故則六服諸侯並來京師朝王受法此是殷頫曰同也而鄭玄注云殷頫曰同者周禮又有時聘曰問殷頫曰視並是諸侯遣臣來京師也王有事故諸侯不得自來而遣臣來聘王此亦無定時是時聘曰問也又元年六服唯侯服獨來朝京師人少故諸侯並遣臣來京師視王是殷頫曰視也鄭玄云殷見曰同者廣頫見之言通也〔云端玄端云云者〕章甫殷冠也然周家諸侯日視朝之服服緇布衣素積裳冠委貌此云玄端日視朝者容是周末禮亂者也〔云小相謂相君禮者者〕宗廟及會同皆是君事而已願相之耳○〔註〕孔安國曰至讓也○徒猶黨輩也言求等所言皆是諸侯事與子路猶是一黨輩耳笑者本是笑其不讓也

論語顏淵第十二 疏

顏淵孔子弟子也又爲門徒之冠者也所以次前者進業之冠莫過顏淵故顏淵次先進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註〕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孔安國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爲仁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註〕**馬融曰一日猶見歸況終

身乎。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註〕孔安國曰。行善在己。不在人者也。顏淵曰。請問其目。〔註〕苞氏曰。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也。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註〕鄭玄曰。此四者、尅己復禮之目也。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註〕王肅曰。敬事此語。必行之。〔疏〕顏淵問至語矣○〔云顏淵問仁者〕問孔子爲仁之道也。〔云子曰云云者〕尅、猶約也。復、猶反也。言若能自約儉己身。返反於禮中。則爲仁也。于時爲奢泰過禮。故云禮也。一云身能使禮反返身中。則爲仁也。范甯云。克、責也。復、謂責克己失禮也。非仁者則不能責己復禮。故能自責己復禮則爲仁矣。〔云一日云云者〕更解克己復禮所以爲仁之義也。言人君若能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民咸歸於仁君也。范甯云。亂世之主不能一日克己。故言一日也。〔云爲仁云云者〕行仁一日而民見歸。所以是由己不由他人也。范甯云。言爲仁在我。豈俟彼爲仁耶。〔云顏淵曰請問其目者〕淵又請求克己復禮之條目也。〔云子曰云云者〕此舉復禮之目也。既每事用禮。所以是復禮也。〔云顏淵曰云云者〕回聞條目而敬受之也。敏、達也。斯、此也。言回雖不達仁禮之理。而請敬事此語。事、猶用也。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註〕孔安國曰。爲仁之道。莫尚乎敬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註〕苞氏曰。在邦、爲諸侯也。在家、爲卿大夫也。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疏〕仲弓問至語矣○〔云仲弓問仁者〕亦諮仁也。〔云子曰云云者〕亦答仁道也。言若行出門恆起恭敬。如見大賓。見大賓必起敬也。又若使民力役。亦恆用心敬之。如承事大祭。大祭、祭郊廟也。然范甯云。大賓、君臣嘉會也。大祭、國祭也。仁者舉動使民事如此也。傳稱曰季言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者〕恕己及物則爲仁也。先二事明敬。後一事明恕。恕敬二事乃爲仁也。〔云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者〕在邦、爲諸侯也。在家、爲卿大夫也。既出門及使民皆敬。又恕己及物。三事並足。故爲民人所懷。無復相怨者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註〕孔安國曰。訒、難也。牛、宋人。弟子司馬犂也。曰。其言也訒。斯可謂之仁已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註〕孔安國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矣。疏司馬牛問至訒乎○〔云司馬牛問仁者〕司馬牛是桓魋弟也。亦問仁也。〔云子曰仁者其言也訒者〕答之也。訒、難也。古者言之不出。恐行之不逮。故仁者必不易出言。故云其言也訒。一云。仁道既深。不得輕說。故言於人仁事必爲難也。王弼曰。情發於言。志淺則言疎。思深則言訒也。〔云曰其云云者〕牛又疑云。言語之難。便可謂此爲仁乎。一云。不輕易言於仁事。此便可謂爲仁乎。〔云子曰云云者〕又答也。爲、猶行也。凡行事不易。則言語豈得妄出而不難乎。又一云。行仁既難。言仁豈得易。故江熙云。禮記云。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勉於仁者。不亦難乎。夫易言仁者。不行之者也。行仁然後知勉仁爲難。故不敢輕言也。○〔註〕牛宋人弟子司馬犂也。○犂、牛名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註〕孔安國曰。牛兄桓魋將爲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曰。不憂不懼。斯可謂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註〕苞氏曰。疚、病也。內省無罪惡。無所可憂懼也。疏司馬牛問至何懼○〔云司馬牛問君子者〕問行君子之道也。〔云子曰云云者〕答也。君子坦蕩蕩。故不憂懼也。〔云曰不云云者〕牛嫌君子之行不啻不憂懼而已。故又諮之。〔云子曰云云者〕內省、謂反自視己心也。疚、病也。言人生若外無罪惡。內忖視己心無有憊病。則何所憂懼乎。○〔註〕孔安國曰至解之○言牛常愁其兄之罪過及己。故孔子釋云君子不應憂懼者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註〕鄭玄曰。牛兄桓魋行惡死。喪無日。我獨爲無兄弟也。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

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爲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註〕苞氏曰。君子疎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也。疏司馬牛憂至弟也○〔云司馬牛憂者〕爲其兄桓魋有罪。故已恆憂也。所以孔子前答云君子不憂也。〔云曰人云云者〕此所憂之事也。亡、無也。牛兄行惡。必致殘滅。不旦則夕。卽今雖暫在。與無何異。故云我獨亡也。〔云子夏曰商聞之矣者〕商、子夏名也。聞牛之言。故自稱名而爲牛解之也。不敢言出己。故云聞之。〔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者〕此是我所聞爲說。不須憂之事也。言死生富貴皆稟天所得。應至不可逆憂。亦不至不可逆求。故云有命在天也。然同是天命。而死生云命。富貴云天者。亦互之。不可逃也。死生於事爲切。故云命。富貴比死生者爲泰。故云天。天比命則天爲緩也。繆播云。死生者、所稟之性分。富貴者、所遇之通塞。人能命養之以福。不能令所稟易分。分不可易命也。能脩道以待賈。不能遭時必泰。泰不可必天也。天之爲言。自然之勢運。不爲主人之貴賤也。〔云君子敬而無失者〕死生富貴既理不易。故當委之天命。此處無憂。而此句以下。自可人事。易爲脩理也。敬而無失。是廣愛衆也。君子自敬己身。則與物無失者也。〔云與人恭而有禮者〕此謂恭而親仁也。人、猶仁也。若彼有仁者。當恭而禮之也。〔云四海之內皆爲兄弟也者〕疎惡者無失。善者恭禮。故四海九州皆可親禮如兄弟也。〔云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者〕既遠近可親。故不須憂患於無兄弟也。○〔註〕死喪無日○無日、猶無後餘一日也。○〔註〕苞氏曰至親也○疏惡、解敬而無失。友賢、釋與人恭而有禮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註〕鄭玄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以漸成人之禍也。馬融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也。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註〕馬融曰。無此二者。非但爲明。其德行高遠。人莫能及之也。疏子張問至已矣○〔云子張問明者〕問人行何事而可謂之明乎。〔云子曰浸潤之譖者〕答也。浸潤、猶漸漬也。譖、讒謗也。夫拙爲讒者。則人易覺。巧爲讒者。日日漸漬細進譖。當時使人受而不覺。如水之浸潤漸漬。久久必溼也。故謂能讒者爲浸潤之譖也。〔云膚受之愬者〕膚者、人肉皮上之薄縟也。愬者、相訴訟讒也。拙相訴者。亦易覺也。若巧

相訴害者。亦日日積漸稍進爲。如人皮膚之受塵垢。當時不覺。久久方覩不淨。故謂能訴害人者爲膚受之愬也。〔云不行云云者〕言人若覺彼浸譖膚訴害。使二事不行。則可謂爲有明也。〔云浸潤云云者〕又廣答也。言若使二事不行。非唯是明。亦是高遠之德也。孫綽云。問明而及遠者。其有高旨乎。夫賴明察以勝讒。猶火發滅之以水。雖消災有方。亦已殆矣。若遠而絕之。則佞根立拔。鑑巧無迹。而遠體默全。故知二辭雖同。而後喻彌深。微顯之義。其在茲乎。顏延之云。譖潤不行。雖由於明。明見之深。乃出於體遠。體遠不對於情僞。故功歸於明見。斥言其功。故曰明。極言其本。故曰遠也。○〔註〕鄭玄曰至禍也。○此巧譖者。○馬融曰至實也。○巧愬者也。如馬意。則謂內實之訴可受。若皮膚外語虛妄。則謂爲膚受也。然馬此注與鄭不類也。若曲日使相類。則當云、皮膚外語非內實者。卽是膚愬積漸入於皮膚。非內實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令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不信不立。〔註〕孔安國曰。死者、古今常道也。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也。疏子貢問至不立○〔云子貢問政者〕問爲政之法也。〔云子曰云云者〕答之也。食爲民本。故先須足食也。時澆復須防衛。故次足兵也。雖有食有兵。若君無信。則民衆離背。故必使民信之也。〔云子貢曰云云者〕已、止也。子貢又諮云。已奉知治國必須食兵信三事。若假令被逼。必使除三事之一。而辭不得止。則三事先去何者耶。〔云曰去兵者〕答也。兵比二者爲劣。若事不獲已。則先可去兵也。〔云曰必云云者〕子貢又問。雖餘食信二事。若假令又被逼使去二事一。則先去何者也。〔云曰去食者〕孔子又答云。若復被逼去二中之一。則先去食。〔云自古云云者〕孔子既答云去食。又恐子貢致嫌。故更此爲解之也。言人若不食。乃必致死。雖然。自古迄今。雖復食亦未有一人不死者。是食與不食俱是有死也。而自古迄今未有一國無信而國安立者。今推其二事。有死自古而有。無信國立自古而無。今寧從其有者。故我云去食也。故季充云。朝聞道

夕死。孔子之所貴。捨生取義。孟軻之所尚。自古有不亡之道。而無有不死之人。故有殺身非喪己。苟存非不亡己也。

棘子城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註〕鄭玄曰。舊說云。棘子城、衛大夫也。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註〕鄭玄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舌也。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也。〔註〕孔安國曰。皮去毛曰鞹。虎豹與犬羊別者。正以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耶。疏　棘子城曰至鞹也○〔云棘子城曰云云者〕棘子城云。君子所行。但備質樸而足。何必用於文華乎。〔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聞子城之言而譏之也。夫子、謂呼子城爲夫子也。言汝所說君子用質不用文爲過失之甚。故云惜乎夫子說君子。〔云駟不及舌者〕此所惜之事也。駟、四馬也。古用四馬共牽一車。故呼四馬爲駟也。人生過言一出口。則雖四馬駿足追之。亦所不及。故云駟不及舌也。〔云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者〕更爲子城解汝所說君子用質不用文所以可惜之理也。將欲解之。故此先述其意也。言汝意云文猶質。質猶文。故曰何用文爲者耳。〔云虎豹云云者〕述子城意竟。故此又譬之不可也。鞹者、皮去毛之稱也。虎豹所以貴於犬羊者。政以毛文炳蔚爲異耳。今若取虎豹及犬羊皮。俱滅其毛。唯餘皮在。則誰復識其貴賤。別於虎豹與犬羊乎。譬於君子所以貴者。政以文華爲別。今遂若使質而不文。則何以別於君子與衆人乎。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註〕鄭玄曰。盍者、何不也。周法十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通法也。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註〕孔安國曰。二、謂十二而稅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註〕孔安國曰。孰、誰也。疏　哀公問至

興足○〔云哀公問云云者〕魯哀公愚暗。政苛賦重。故民廢其業。所以積年饑荒。國用不足。公苦此惡。故問有若求不饑而用足之法也。〔云有若對曰盍徹乎者〕盍、何不也。徹、謂十而稅一也。魯起宣公而十稅二。至于哀公。亦猶十二。賦稅既重。民飢國乏。由於十二。故有若答云今依舊十一。故云何不徹也。〔云曰二云云者〕公聞有若使爲十一。故拒之也。言稅十取二。吾國家之用猶尙不足。今若爲令我十而取一乎。故云如之何其徹也。〔云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者〕有若答君所以合十一之理也。言君若輕稅。則民下百姓得寬。各從其業。業從人寬。則家家豐足。民既豐足。則豈有事君而不足耶。故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孰、誰也。〔云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者〕又云。君既重稅。一則民從公先豐。二則貧無　糧。故家家食空竭。人人不足。既人人不足。故君豈得足。故云君誰與足也。故江熙云。爲家者與一家俱足。乃可謂足。豈可足己而謂之足也。夫儉以足用。寬以愛民。日計之可不足。而歲計則有餘。十二而行、日計可有餘。歲計則不足。行十二而不足。不思損而益。是揚湯止沸。疾行遁影。有子之所以發德音者也。○〔註〕鄭玄曰至法也○徹字訓通。故漢武名徹。而改天下宜言徹者一切云通也。今依王制云。古者公田。藉而不稅。鄭玄曰。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也。其實皆十一也。侃案。如記注。夏家民人盛大。則一夫受田五十畝。殷承夏末。民人稍少。故一夫受田七十畝。周承於紂。人民凋盡。故一夫受田百畝。三代雖異。同十分徹一。故徹一爲通法也。夏云貢者。是分田與民作之。所獲隨豐儉、十分貢一以上於王也。夏民猶淳。少於欺詐。故云貢也。殷人漸澆。不復所可信。故分田與民。十分取一。爲君借民力以耕作。於一年豐儉。隨其所得還君。不復稅民私作者也。至周大文。而王畿內用夏之貢法。所以然者。爲去王近。爲王視聽所知。兼鄉遂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爲其役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也。若王畿外邦國諸侯。悉用殷之助法。所以然者。爲諸侯專一國之政。貪暴稅民無法故也。故詩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又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傳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案此二文說。既有公私稅。又云不過藉。則知諸侯助法也。又以周禮載師論之。則畿內用夏之貢法。其中有輕重。輕重不同。自各有意。此不復具言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註〕苞氏曰。辨、別也。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註〕苞氏曰。徙義、見義則徙意從之也。愛之欲其生也。惡之欲其死也。既欲其生也。又欲其死。是惑也。〔註〕苞氏曰。愛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是心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註〕鄭玄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可以致富。適以是爲異耳。取義也。言若能復以忠信爲主。又若見有義事則徙意從之。此二條是崇德之法也。〔云愛之欲其生者〕此答崇德辨惑也。中人之情。不能忘於愛惡。若有人從己。己則愛之。當愛此人時。必願其生活於世也。〔云惡之云云者〕猶是前所愛者。而彼忽違己。己便憎惡。憎惡之既深。便願其死也。猶是一人。而愛憎生死起於我心。我心不定。故爲惑矣。〔云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者〕引詩證爲惑人之言。生死不定之人。誠不足以致富。而只以爲異事之行耳。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註〕孔安國曰。當此時。陳恆制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以此對也。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註〕孔安國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也。疏齊景公問至食諸○〔云齊景公問政於孔子者〕于時齊弱。爲其臣陳恆所制。景公患之。故問政方法於孔子也。〔云孔子對云云者〕孔子隨其政惡而言之也。言爲風政之法。當使君行君德。故云君君也。君德、謂惠也。臣當行臣禮。故云臣臣也。臣禮、謂忠也。父爲父法。故云父父也。父法、謂慈也。子爲子道。故云子子也。子道、謂孝也。〔云公曰云云者〕公聞孔子言而服之也。言我國信有此四事也。〔云雖有云云者〕諸、之也。公又言國既方亂。我雖有粟米俸祿。我豈得長食之乎。江熙云。景公喻旨。故復遠述四弊。不食粟之憂。善其誠言也。○〔註〕孔安國曰至齊也○後陳恆弒齊君是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註〕孔安國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可也。子路無宿諾。〔註〕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也。〔疏〕子曰至宿諾○〔云子曰云云者〕片、猶偏也。折獄、謂判辨獄訟之事也。由、子路也。夫判辨獄訟。必須二家對辭。子路既能果斷。故偏聽一辭而能折獄也。一云。子路性直。情無所隱者。若聽子路之辭。亦則一辭亦足也。故孫綽云。謂子路心高而言信。未嘗文過以自衛。聽訟者便宜以子路單辭爲正。不待對驗而後分明也。非謂子路聞人片言而便能斷獄也。〔云子路無宿諾者〕宿、猶逆也。諾、猶許也。子路性篤信。恐臨時多故。曉有言不得行。故不逆言許人也。○〔注〕孔安國曰至可也○就此注意。亦得兩通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註〕苞氏曰。言與人等也。必也使無訟乎。〔註〕王肅曰。化之在前也。〔疏〕子曰至訟乎○〔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言若有訟而使我聽出決之。則我與人不異。故云吾猶人也。〔云必也使無訟乎者〕言我所以異於人者。當訟未起而化之使不訟耳。故孫綽云。夫訟之所生。先明其契。而後訟不起耳。若訟至後察。則不異於凡人也。此言防其本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註〕王肅曰。言爲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懈倦。行之於民。必以忠信也。〔疏〕子張問至以忠○〔云子張問政者〕問爲政方法也。〔云子曰云云者〕答云。言身居政事。則莫懈倦。又凡所行用於民者。必盡忠信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註〕鄭玄曰。弗畔、不違道也。〔疏〕子曰至矣夫○〔云約之以禮者〕能以禮約束也。〔云亦可以弗畔矣夫者〕畔、違背也。言人廣學文章。而又以禮自約束。則亦得不違背正理也。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疏子曰至反是○〔云子曰云云者〕美與己同。故成之也。惡與己異。故不成之也。〔云小人反是者〕惡與己同。故成之也。美與己異。故不成之也。故與君子反。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而正。孰敢不正。〔註〕鄭玄曰。季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疏季康子問至不正○〔云季康子問政於孔子者〕亦問爲政之法於孔子也。〔云孔子對曰政者正也者〕解字訓以答之也。言所以謂治官爲政者。政訓中正之正也。〔云子帥而正孰敢不正者〕又解政所以訓正之義也。言民之從上。如影隨身表。若君上自率己身爲正之事。則民下誰敢不正者耶。李充云。我好靜而民自正也。○〔註〕鄭玄曰至帥也、○帥、猶先也。既爲上卿。故爲同朝諸臣之先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不欲。雖賞之不竊。〔註〕孔安國曰。欲、多情欲也。言民化于上。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也。疏季康子患至不竊○〔云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者〕患國內多偷盜。故問於孔子。求除盜之法也。〔云孔子對云云者〕孔子答多盜之由也。子、指季康子也。竊、猶盜也。言民所以爲盜者。由汝貪欲不厭。故民從汝而爲盜耳。若汝心苟無欲。假令重賞於民。令民爲盜。則民亦不爲也。是從汝故也。李充云。我無欲而民自朴者也。○〔註〕孔安國曰至好也○雖賞不竊。是不從其所令也。康子患之。而民爲之不止。是從其所好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註〕孔安國曰。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姦也。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

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尙之風、必偃。〔註〕孔安國曰。亦欲令康子先自正也。偃、仆也。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也。疏季康子問至必偃○〔云季康子問云云者〕就、成也。康子問孔子而言爲政。欲并殺無道之人而成就爵祿有道者。其事好不。故云何如也。〔云孔子對云云者〕孔子不許其殺也。言汝自爲政。爲政由汝。焉用多殺乎。〔云子欲善而民善矣者〕民有道無道。終由於汝。汝若善。則民自善。自善豈復無道乎。今之無道。由汝無道之故也。〔云君子云云者〕更爲民從上之譬也。君子、人君也。小人、民下也。言人君所行。其德如風也。民下所行。其德如草也。尙、猶加也。偃、臥也。言君如風。民如草。草上加風。則草必臥。東西隨風。如民從君也。○〔註〕偃仆也○仆亦踣臥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註〕鄭玄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也。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註〕馬融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見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以下人也。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註〕馬融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夫聞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註〕馬融曰。此言佞人也。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僞而不自疑者也。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註〕馬融曰。佞人黨多也。疏子張問至必聞○〔云子張問云云者〕士、通謂丈夫也。達、謂身命通達也。子張問爲士之法。何若爲德行而謂得爲達士耶。〔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知子張意非。故反質問之也。言汝意謂若爲事是達而問之也。故云何哉爾所謂達者也。〔云子張對云云者〕在邦、謂仕諸侯也。在家、謂仕卿大夫也。子張答云。己所謂達者。言若仕爲諸侯及卿大夫者。必竝使有聲譽遠聞者。是爲達也。〔云子曰是聞也非達也者〕孔

子曰。汝所言者則聞耳。非是達也。繆協云。聞者達之名。達者聞之實。而殉爲名者衆。體實者寡。故利名者飾僞。敦實者歸眞。是以名分於聞而道隔於達也。〔云夫達者質直而好義者〕既謂子張之達是聞。故此更爲其說達也。言夫達者質性正直而所好者義也。〔云察言而觀色者〕達者又能察人言語。觀人容色者也。〔云慮以下人者〕既察於言色。又須懷於謙退。思以下人也。〔云在邦云云者〕此人所在必有此諸行以達於人。故云必達也。〔云夫聞者色取仁而行違者〕孔子更爲子張說聞非達也。時多佞顏色。一往亦能假顏色爲仁。而不能行之。故云色取仁而行違也。〔云居之不疑者〕既能爲假。能爲假。故居此假而能使人不疑之也。非唯不爲他所疑。而已亦自不復自疑也。〔云在邦云云者〕既佞人黨多。故所在必聞也。繆協云。世亂則佞人多。黨盛則多聞。斯所謂歎衰運。疾弊俗。沈居士云。夫聞之與達。爲理自異。達者德立行成。聞者有名而已。夫君子深淵隱默。若長沮、桀溺、石門、晨門、有德如此。始都不聞於世。近世巍巍蕩蕩有實如此。而人都不知。是不聞世。竝終然顯稱名。則是達也。漢書稱王莽始折節下士。鄉黨稱孝。州閭稱悌。至終然豺狼迹著。而母死不臨。班固云、此所謂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也。聞者達之名。達者聞之實。有實者必有名。有名者不必有實。實深乎本。聞浮於末也。○〔註〕馬融曰至踰也○引謙卦。證慮以下人所以是必達之義也。既謙光尊不可踰。故所在必達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註〕苞氏曰。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故其下可游也。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註〕孔安國曰。慝、惡也。脩、治也。治惡爲善也。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註〕孔安國曰。先勞於事。然後得報也。攻其惡。毋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疏樊遲從至惑與○〔云樊遲從游於舞雩之下者〕此舞雩之處近孔子家。故孔子往游其壇樹之下。而弟子樊遲從之。〔云曰敢云云者〕既從游而問此三事也。脩、治也。慝、惡也。謂治惡爲善也。問崇德。治惡辨惑之事也。〔云子曰善哉問者〕將欲答之。故先美其問之善也。〔云先事云云者〕答崇德也。先事、謂先爲勤勞之事也。後得、謂後得祿位。己勞也。若能如此。豈非崇德與。言其是也。故范甯云。物莫不避勞而處逸。今以勞事爲先。得事爲後。所以崇德也。〔云攻其云云者〕答脩慝也。攻、治也。言

人但自治己身之惡。改之爲善。而不須知他人惡事。若能如此。豈非脩慝與。〔云一朝云云者〕答辨惑也。君子有九思。忿則思難。故若人觸威者。則思後有患難。不敢遂肆我忿。以傷害於彼也。若遂肆忿。忘於我身。又災禍及己親。此則已爲惑。故宜辨明。知而不爲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註〕苞氏曰。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爲直也。樊遲退。見子夏。曰。嚮也吾見於夫子而問智。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是言乎。〔註〕孔安國曰。富、盛也。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註〕孔安國曰。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衆。舉皐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仁者至矣。

疏 樊遲問至遠矣○〔云樊遲問仁者〕問爲仁之道也。〔云子曰愛人者〕仁以惻隱濟衆。故曰愛人也。〔云問智者〕樊遲又問智也。〔云子曰知人者〕孔子答曰。能知人者則爲智也。〔云樊遲未達者〕達、猶曉也。已曉愛人之言而未曉知人之旨也。〔云子曰云云者〕錯、廢也。枉、邪也。樊遲既未曉知人之旨。故孔子又爲說之也。言若舉正直之人在位用之。而廢置邪枉之人不用。則邪枉之人皆改枉爲直。以求舉也。〔云樊遲退見子夏者〕樊遲猶未曉舉直錯諸枉之言。故退而往見子夏。欲問之。〔云曰嚮云云者〕樊遲既見於子夏。而述夫子之言問之何謂也。〔云子夏曰富哉是言乎者〕子夏得問而曉孔子語。故先美之也。富、盛也。云孔子之言甚盛。〔云舜有云云者〕引事以答舉直錯枉也。言舜昔有天下。選擇諸民衆中舉得皐陶。在位用之。則是舉直也。而不仁者不敢爲非。故云遠矣。即是枉者直也。〔云湯有云云者〕恐樊遲猶未曉。故又舉一條事。蔡謨云。何謂不仁者遠、遠去也。若孔子言能使枉者去。則是智也。今云能使枉者直。是化之也。孔子言其化。子夏謂之去者。亦爲商之未達乃甚於樊遲也。子夏言此者。美舜湯之知人。皐陶伊尹之致治也。無緣說其道化之美。但言不仁者去。夫言遠者。豈必足陟遐路。身適異邦。賢愚相殊。是亦遠矣。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不仁之人。感化遷善。去邪枉。正直是與。故謂遠也。案蔡氏之通與

孔氏無異。但孔氏云不仁者遠。少爲紆耳。若味而言之。則遠是遠惡行更改爲善行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以善導之。否則止。無自辱焉。〔註〕苞氏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也。以善導之。不見從則止。必言之。或見辱也。疏子貢問至辱焉○〔云子貢問友者〕諮求朋友之道也。〔云子曰云云者〕朋友主切磋。若見有不善。當盡己忠心告語之。又以善事更相誘導也。〔云否則云云者〕否、謂彼不見從也。若彼苟不見從。則使止而不重告也。若重告不止。則彼容反見罵辱。故云無自辱焉○〔註〕苞氏曰至辱也○若必更言之。己或反見辱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註〕孔安國曰。友以文德合也。以友輔仁。〔註〕孔安國曰。友有相切磋之道。所以輔成己之仁也。疏曾子曰至輔仁○〔云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者〕言朋友相會。以文德爲本也。〔云以友輔仁者〕所以須友者。政以輔成己仁之道故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七

論語子路第十三

疏 子路、孔子弟子也。武爲三千之標者也。所以次前者。武劣於文。故子路次顏淵也。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註〕孔安國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也。請益。曰。無倦。〔註〕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也。

疏 子路問至無倦○〔云子路問政者〕問爲政之法也。〔云子曰先之勞之者〕答也。先之、謂先行德信及於民也。勞之、謂使勞役也。爲政之法。先行德澤。然後乃可勞役也。〔云請益者〕子路嫌爲政之法少。故就孔子更求請益也。〔云曰無倦者〕孔子答曰。但行先之勞之二事無有懈倦。則自爲足也。○〔註〕孔安國曰至勞也○引易證上先有德澤可悅。後乃可勞民也。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註〕王肅曰。言爲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註〕孔安國曰。汝所不知者。人將自舉之。各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也。

疏 仲弓至舍諸○〔云仲弓爲季氏宰問政者〕仲弓將往費爲季氏采邑之宰。故先諮問孔子。求爲政之法也。〔云子曰先有司者〕有司、謂彼邑官職屬吏之徒也。言爲政之法。未有自逞聰明。且先委任其屬吏。責以舊事。〔云赦小過者〕過、誤也。又當放赦民閒小小過誤犯之罪者也。〔云舉賢才者〕又當舉民中有才智者薦之於君者也。〔云曰焉知賢才而舉之者〕焉、安也。仲弓又

諧曰。己識闇昧。豈辨得賢才而可舉也。〔云曰舉云云者〕仲弓旣曰焉知賢才。故孔子又答曰。但隨爾所知而舉之。爾所不知。他人舉之。汝爲民主。汝若好舉賢才。則民心必從汝所好。各各自舉其所知賢才。皆遂不見捨棄。諸之也。人其捨諸之乎。范甯曰。仲弓以非不欲舉賢才。識昧不知人也。孔子以所知者則舉之。爾不知者他人自舉之。各舉所知。則賢才豈棄乎。

子路曰。衞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註〕苞氏曰。問往將何所先行也。子曰。必也正名乎。〔註〕馬融曰。正百事之名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註〕苞氏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疏遠於事也。子曰。野哉由也。〔註〕孔安國曰。野、猶不達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註〕苞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註〕苞氏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也。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註〕王肅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也。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疏〕子路曰至已矣○〔云子路曰云云者〕子、孔子也。奚、何也。子路諧孔子曰。衞國之君。欲待子共爲政化。子若往衞與彼共爲政。則先行何事爲風化也。〔云子曰必也正名乎者〕孔子答曰。若必先行正百物之名也。所以先須正名者。爲時昏禮亂。言語飜雜。名物失其本號。故爲政必以正名爲先也。所以下卷云、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之屬。是正名之類也。韓詩外傳云。孔子侍坐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不乎。孔子曰。君取臣謂之取。不謂之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日以來。云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也。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也。〔云子路曰云云者〕迂、遠也。子路聞孔子以正

名爲先。以爲不是。故云有是哉。言正名非是也。又云子之迂也。謂孔子所言正名。於爲政之事賒遠。不近於事實。又云奚其正。言何須正也。〔云子曰野哉由也者〕野、不達也。由、子路名也。子路不曉正名之理也。便謂孔子言遠於事實。故孔子責之云野哉由也。所以前卷云。由、誨汝知之乎。不知爲不知。是知也。〔云君子云云者〕既先責之云野哉。此又戒之。言君子之人。若事於己有所不知。則當闕而不言。今汝不知正名之義。便謂爲迂遠何乎。〔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者〕戒之既竟。更又爲說正名之義。言所以爲政先須正名。且夫名以召實。實以應名。名若倒錯不正。則當言語紕僻。不得順序也。〔云言不順則事不成者〕事、謂國家所行之事。若言不從順序。則政行觸事不成也。〔云事不成則禮樂不興者〕興、猶行也。若國事多失。則禮樂之教不通行也。〔云禮樂云云者〕禮以安上治民。樂以移風易俗。若其不行。則君上不安。惡風不移。故有淫刑濫罰。不中於道理也。〔云刑罰云云者〕措、猶置立也。刑罰既濫。故下民畏懼刑罰之濫。所以跼天蹐地。不敢自安。是無所自措立手足也。〔云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者〕既民無所措手足。由於名之不正。故君子爲政者。宜正其名。必使順序而可言也。〔云言之必可行也者〕言既順序。則事所以可行也。〔云君子云云者〕言必使可行。政於其言不得苟且而不正也。鄭注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百名已上則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註〕苞氏曰至事也○謂正名與事相乖違者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子曰。吾不如老圃。〔註〕馬融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註〕孔安國曰。情、情實也。言民化其上。各以情實應也。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註〕苞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負者以器曰襁也。疏樊遲請至用稼○〔云樊遲請學稼者〕樊須、

字子遲。稼者、種穀之名。樊遲請於孔子。求學種五穀之術也。〔云子曰吾不如老農者〕農者、濃也。是耕田之人也。言耕田所以使國家倉廩濃厚也。樊遲既請學稼於孔子。孔子言我門唯有先王之典籍。非耕稼之所。汝若欲學稼。當就農夫之老者學之。故云吾不如老農。〔云請學爲圃者〕圃者、種菜之事也。既請農不許。又更就孔子求學種菜之術也。〔云子曰吾不如老圃者〕又答曰。我不如種菜之老圃者也。〔云樊遲出者〕既請二者不爲師所許。故出去。〔云子曰小人哉樊須也者〕小人是貪利者也。樊遲出後。孔子呼名罵之。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遲在孔子之門。不請學仁義忠信之道。而學求利之術。故云小人也。〔云上好禮云云者〕責之既竟。此又說學君子之道勝學小人之事也。言君上若好禮。則民下誰敢不敬。故云莫敢不敬。禮主敬故也。〔云上好義云云者〕君上若裁斷得宜。則民下皆服義者宜也。〔云上好信云云者〕君上若好信。則民下有敬。不復欺。故相與皆盡於情理也。李充曰。用情猶盡忠也。行禮不以求敬。而民自敬。好義不以服民。而民自服。施信不以結心。而民自盡信。言民之從上。猶影之隨形也。〔云夫如云云者〕夫、發語端也。是者、此也。負子以器曰襁。言君上若好行上三事。夫得如此。四方之民。大小歸化。故竝器負其子而來至也。李充曰。負子以器。言化之所感。不召而自來。〔云焉用稼者〕焉、猶何也。行此三事。而四方自歸。則何用學稼乎。李充曰。余謂樊遲雖非入室之流。然亦從遊侍側。對揚崇德辨惑之義。且聖教殷勤。唯學爲先。故言君子謀道不謀食。又曰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而遲親稟明誨。乃諮圃稼。何頑固之甚哉。縱使樊遲欲舍學營生。猶足知非聖師之謀矣。將恐三千之徒。雖同學聖門。而未能皆忘榮祿。道教之益。奢情之患切。簞食不改其樂者。唯顏回堪之耳。遲之斯問。將必有由。亦如宰我問喪之謂也。○〔註〕馬融曰至曰圃○〔云樹五穀曰稼者〕樹、種殖也。五穀、黍稷稻粱之屬。種之曰稼。收斂曰穡。稼、猶嫁也。言種穀欲其滋長田苗。如人嫁娶生於子孫也。穡、吝嗇也。言穀熟而斂藏之。如慳貪吝嗇之人聚物也。〔云樹菜蔬曰圃者〕蔬、猶菜也。種菜曰圃。圃之言布也。取其分布於地。若種菓實則曰園。園之言蕃也。種菓於圃外爲蕃盛也。○〔註〕負者以器曰襁○襁者、以竹爲之。或云以布爲之。今蠻夷猶以布帕褁兒負之背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註〕專、猶獨也。〔疏〕子曰至以爲○〔云誦詩三百者〕不用文背文而念曰誦。亦

曰口讀曰誦詩有三百五篇云三百舉全數也言人能誦詩之過至也〔云授之以政不達者〕達、猶曉也詩有六義國風二雅並是爲政之法今授政與此誦詩之人不能曉解也袁氏曰詩有三百篇是以爲政者也〔云使於四方不能專對者〕專、猶獨也孔子語鯉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可以羣可以怨近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者今使此誦詩之人聘問鄰國而不能專獨猶應對也袁氏曰古人使賦詩而答對〔云雖多亦奚以爲者〕奚、何也誦詩宜曉政而今不達又應專對而今不能雖復誦詠之多亦何所爲用哉故云亦奚以爲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註〕令、教令也 疏 子曰至不從○〔云其身正不令而行者〕如直形而影自直范甯曰上能正己以率物則下不令而自從也〔云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者〕如曲表而求直影影終不直也范甯曰上行理僻而制下使正猶立邪表責直影猶東行求郢而此終年不得也

子曰魯衞之政兄弟〔註〕苞氏曰魯、周公之封衞、康叔之封也周公康叔既爲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 疏 子曰魯衞之政兄弟○魯是周公之封衞是康叔之封周公康叔是兄弟當周公初時則二國風化政亦俱能治化如兄弟至周末二國風化俱惡亦如兄弟故衞瓘曰言治亂略同也○〔註〕苞氏曰至弟也○睦、親也言康叔親於周公故風政得和好也

子謂衞公子荊善居室〔註〕王肅曰荊與蘧瑗史鰌並爲君子也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疏 子謂至美矣○〔云子謂云云者〕衞公子荊是衞家公子也諸侯之庶子並稱公子居其家能治不爲奢侈故曰善居室也〔云始有曰苟合矣者〕此是善居室之事始有、謂爲居初有財帛時也曰、猶云也苟、苟且也苟且、非本意也于時人皆無而爲有虛而爲盈奢華過實子荊初有財帛不敢言

己才力所招。但云是苟且遇合而已。〔云少有曰苟完矣者〕少有、謂更復多。少勝於始有時也。既少勝於前始有。但云苟且得自全完而已。不敢言欲爲久富貴也。〔云富有曰苟美矣者〕富有、謂家道遂大富時也。亦云苟且爲美。非是性之所欲。故云苟美矣。〔註〕王肅曰至子也。○蘧瑗、字伯玉。後卷云君子哉蘧伯玉。亦是也。吳公子札出聘于上國。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子叔、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事在春秋第十九卷。襄公二十九年傳也。

子適衛。冉子僕。〔註〕孔安國曰。孔子之衛。冉有御也。子曰。庶矣哉。〔註〕孔安國曰。庶、衆也。言衛民衆多也。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疏子適至教之。○〔云子適衛冉子僕者〕適、往也。僕、御車也。孔子往衛。冉有時爲孔子御車也。〔云子曰庶矣哉者〕庶、衆也。孔子歎衛人民之衆多也矣。〔云冉有曰云云者〕加、益也。冉有言其民既衆多。復何以滋之也。〔云富之者〕孔子曰。宜益以富。〔曰既富矣又何加焉者〕冉子又問既已富益。又復何以益之。〔云曰教之者〕既富而後可以教化之。范甯曰。衣食足、當訓義方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註〕孔安國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朞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功也。疏子曰至有成。○〔云子曰云云者〕苟、誠也。朞月、謂年一周也。可者、未足之辭也。言若誠能用我爲治政者。一年卽可小治也。一年天氣一周變。故人情亦少改也。〔云三年有成者〕成、大成也。三年一閏。是天道一成。故爲政治若得三年。風政亦成也。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註〕王肅曰。勝殘者。勝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者。不用刑殺也。誠哉、是言也。〔註〕孔安國曰。古有此言。故孔子信也。疏子曰至言也。○〔云子曰云云者〕善人、謂賢人也。爲者、治也。爲邦、謂爲諸侯也。勝殘、謂政教理勝。而殘暴之人不起也。去殺、謂無復刑殺也。言賢人爲諸侯已百年。則殘暴不起。所以刑辟無用。袁氏曰。善人、謂體善德賢人也。言化當有漸也。任善用賢。則可止

刑任惡則殺愈生也〔云誠哉是言也者〕誠信也古舊有此語故孔子稱而美信之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註〕孔安國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 疏 子曰至後仁○王者謂聖人爲天子也世三十年也聖人化速故三十年而政乃大成必須世者舊被惡化之民已盡新生之民得三十年則所稟聖化易成故顏延之曰革命之王必漸化物以善道染亂之民未能從道爲化不得無威刑之用則仁施未全改物之道必須易世使正化德教不行暴亂則刑罰可措仁功可成樂肇曰習亂俗雖畏法刑而外必猶未能化也必待世變人改生習治道然後仁化成也刑措成康化隆文景由亂民之世易殷秦之俗遠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疏 子曰至人何○〔云子曰云云者〕苟誠也言誠能自正其身則爲政不難故曰何有〔云不能云云者〕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云如正人何也故江熙曰從政者以正人爲事也身不正那能正人乎

冉子退朝〔註〕周生烈曰謂罷朝於魯君也 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註〕馬融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政也 子曰其事也〔註〕馬融曰事者凡所行常事也 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註〕馬融曰如有政非常之事我爲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也 疏 冉子至聞之○〔云冉子退朝者〕退朝謂旦朝竟而還家朝廷云退也〔云子曰何晏也者〕晏晚也冉子還晚於常朝故孔子問之今還何晏也范甯曰冉求早朝晚退故孔子疑而問之也〔云對曰有政者〕答所以退晚之由也言在朝論於政事故至晏也〔云子曰其事也者〕孔子謂冉有所云有政非也應是凡所行小事耳故云其事也〔云如有云云者〕孔子更說所

以知非政之由也。以、用也。言若必是有政事。雖不吾既必應用。而吾既爲卿大夫。亦當必應參預聞之。今既不聞。則知汝所論非關政也。欒肇曰。按稱政事冉有季路。未有不知其名而能職其事者。斯蓋微言以譏季氏專政之辭。若以家臣無與政之理。則二三子爲宰而問政者多矣。未聞夫子有譏焉。○〔註〕周生烈曰至君也○冉子爾時仕季氏。且上朝於魯君。當是季氏冉有從之朝魯君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註〕王肅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也。幾、近也。有近一言可興國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註〕孔安國曰。事不可以一言而成也。知如此則可近也。曰。一言而可以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樂莫予違也。〔註〕孔安國曰。言無樂於爲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註〕孔安國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其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喪國也。

疏 定公問至邦乎○〔云定公問云云者〕定公、魯君也。諸、之也。問孔子。有出一言而能興邦者不乎。〔云孔子對云云者〕若是者、猶如此也。答曰、豈有出一言而興得邦國乎。言不可得頓如此也。〔云其幾也者〕幾、近也。然一言雖不可卽使興。而有可近於興邦者。故云其幾也。〔云人之言云云者〕此已下是一言近興邦之言。設有人云。在上爲君。既爲人主。不可輕脫罪歸元首。故爲難也。又云。爲人臣者。國家之事。應知無不爲也。必致身竭命。故云不易也。〔云如知云云者〕如、若也。若知爲君難。而云不敢作此言。則豈不近一言興國乎。不云爲臣不易者。從可知也。且君道尊貴。爲人所貪。故特舉君也。〔云曰一言云云者〕定公又問。有一言而令邦國卽喪者不乎。〔云孔子對云云者〕亦如前答。亦

有言近之者也。〔云人之言云云者〕此舉近喪邦之言也。設有人言我本無樂爲人之君上。所以樂爲君者。正言我有言語。而人異我，無敢違拒我者。爲此故所以樂爲君耳。〔云如其善云云者〕將譏其惡。故先發此句也。此若爲君而出言必善。而民不違。如此者乃可爲善耳。故云不亦善乎。〔云如不善云云者〕又答。若爲君而言不善。使民不違。則此言不近一言而喪邦乎。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悅。遠者來。疏 葉公問至者來○〔云葉公問政者〕葉公亦問孔子爲政之道。〔云子曰云云者〕言爲政之道。若能使近民懽悅。則遠人來至也。江熙曰。邊國之人。豪氣不除。物情不附。故以悅近諭之。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註〕鄭玄曰。舊說曰。莒父、魯下邑也。子曰。無欲速。毋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註〕孔安國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見小利妨大事。則大事不成也。疏 子夏爲至不成○〔云子夏爲莒父宰問政者〕子夏欲往莒父爲宰。故先問孔子爲政之法也。〔云子曰無欲速者〕言爲政之道。每當閑緩。不得倉卒求速成也。〔云毋見小利者〕政貴有恆。不得見小財利而曲法爲之。〔云欲速則不達者〕解欲速之累也。若不安緩。每事而欲速成。則不通達於事理也。〔云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者〕若見小利而枉法曲敎。則爲政之大事無所成就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註〕孔安國曰。直躬、直身而行也。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註〕周生烈曰。有因而盜曰攘。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疏 葉公語至中矣○〔云葉公云云者〕葉公稱己鄉黨中有直躬之人。欲自矜誇於孔子也。躬、猶身也。言無所邪曲也。〔云其父云云者〕此直躬者也。攘、盜也。言黨中有人行直。其父盜羊。而子告失羊主。證明道父之盜也。〔云孔子曰云云者〕拒於葉公。故云吾黨中有直行者。則異於證父之盜爲直也。〔云父爲云云者〕孔子舉所異者。言爲風政者。以孝悌爲主。父子天性。率由自然。至情宜應相隱。若隱惜則自

不爲非。故云直在其中矣。若不知相隱。則人倫之義盡矣。樊光曰。父爲子隱者。欲求子孝也。父必先爲慈。家風由父。故先稱父。范甯曰。夫所謂直者。以不失其道也。若父子不相隱諱。則傷教破義。長不孝之風焉。以爲直哉。故相隱乃可爲直耳。今王法則許期親以上得相爲隱。不問其罪。蓋合先王之典章。江熙曰。葉公見聖人之訓。動有隱諱。故舉直躬。欲以訾毀儒教。抗衡中國。子答之。辭正而義切。荆蠻之豪。喪其誇。○〔註〕周生烈曰。有因而盜曰攘。○謂他人物來己家而藏隱取之。謂之攘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註〕苞氏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而不行也。

樊遲問至棄也。○〔云樊遲問仁者〕問孔子行仁之道也。〔云子曰居處恭者〕答仁道。居、謂常居。恆以恭遜爲用也。燕居溫溫。是也。〔云執事敬者〕謂行禮執事時。禮主於敬也。〔云與人忠者〕謂交接朋友時。宜盡忠。不相欺。〔云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者〕假令入夷狄無禮義之處。亦不可捨棄於此三事。此則是仁也。江熙曰。恭、敬、忠。君子任性而行己。所以爲仁也。本不爲外物。故以夷狄不可棄而不行也。若不行於無常。則僞斯見矣。僞見則去仁邈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註〕孔安國曰。有恥、有所不爲也。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悌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註〕鄭玄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敢爲之。硜硜者、小人之貌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爲次也。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註〕鄭玄曰。噫、心不平之聲也。筲、竹器。容斗二升者也。算、數也。

子貢問至算也。○〔云子貢問云云者〕謂問在朝爲士之法。是卿大夫可知也。〔云子曰行己有恥者〕答士行也。言自行己身恆有可恥之事。故不爲也。李充曰。居正情者當遲退。必無者。其唯有恥乎。是以當其宜行。則能

己之不及及其宜止則恥己之不免爲人臣則恥其君不如堯舜處濁世則恥獨不爲君子將出言則恥躬之不逮是故孔子之稱丘明亦貴其同恥義苟孝悌之先者也〔云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者〕君號令出使於四方之國則必使稱當不使君命之見凌辱也故李充曰古之良使者受命不受辭事有權宜則與時消息排患釋難解紛挫銳者可謂良也〔云可謂士矣者〕能有恥及不辱二事並行無虧乃可謂爲士矣此行最高故在先也〔云曰敢問其次者〕子貢聞士之上者故敢更問士之次者〔云曰宗族云云者〕孝是事父母爲近悌是事兄長爲遠宗族爲近近故稱孝鄉黨爲遠故稱悌也繆協曰雖孝稱於宗族悌及於鄉黨而孝或爲未優使於四方猶未能備故爲之次者也〔云曰敢問其次者〕子貢又問求次於士者也〔云曰言必信行必果者〕此答士之次也君子達士貞而不諒言不期苟信捨藏隨時何期必遂若小行之士言必須信行必須果也〔云硜硜然小人哉者〕果必信爲譬也硜硜堅正難移之貌也小人爲惡堅執難化今小人之士必行信果守志不迴如小人也〔云抑亦可以爲次矣者〕抑語助也凡事欲強使相關亦多云抑也言此小行亦強可爲士之次也李充曰言可覆而行必成雖爲小器取其能有所立繆協曰果成也言必合乎信行必期諸成君子之體其業大哉雖行硜硜小器而能必信必果者取其共有成抑亦可爲士之次也〔云曰今之從政者何如者〕子貢又問曰今士之從政者復云何如〔云子曰云云者〕噫不平聲筲竹器也容一斗二升故云斗筲也算數也子貢已聞古之是而又問今之非故云噫也不平之聲既竟故又云今之人也言今之小人器量如斗筲之器耳何足數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註〕苞氏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也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狷者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註〕苞氏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爲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恆一者也

疏 子曰至爲也○〔云不得中行而與之者〕中行行能得其中者當時僞多實少無復所行得中之人故孔子歎曰不得中行而與之謂共處於世乎〔云必也狂狷乎者〕狂謂應直進而不退也狷謂應退而不進者也二人雖不得中道而能各任天然而不爲欺詐故孔子曰既不得中道者而與之而得與此二人亦好故云狂狷乎言世亦無此人江熙曰狂者知進而不知退知取而不知與狷者急狹能有所不爲皆不中道也然率其天眞不爲

僞也。季世澆薄。言與實違。背心以惡時。飾詐以誇物。是以錄狂狷之一法也。〔云狂者云云者〕此說狂狷之行。言狂者不爲惡。唯直進取善。故云進取。狷者應進而不遷。故云有所不爲也。○〔註〕苞氏曰至一者也○〔云狂者進取善道者〕進而不爲惡。故云取善道也。〔云狷者守節無爲者〕不進。故云守節無爲也。〔云欲得云云者〕說時多僞。而狂狷天然恆一。故云取之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註〕孔安國曰。南人、南國之人也。鄭玄曰。言巫醫不能治無常之人也。善夫。〔註〕苞氏曰。善南人之言也。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註〕孔安國曰。此易恆卦之辭也。言德無常則羞辱承之也。子曰。不占而已矣。〔註〕鄭玄曰。易所以占吉凶也。無恆之人。易所不占也。疏　子曰至已矣○〔云子曰云云者〕南人、南國人也。無恆、用行無常也。巫、接事鬼神者。醫、能治人病者。南人舊有言云。人若用行不恆者。則巫醫爲治之不差。故云不可作巫醫也。一云。言不可使無恆之人爲巫醫也。衞瓘曰。言無恆之人乃不可以爲巫醫。巫醫則疑誤人也。而況其餘乎。〔云善夫者〕孔子述南人言。故先稱之而後云善夫也矣。〔云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者〕孔子引易恆卦不恆之辭。證無恆之惡。言人若爲德不恆。則必羞辱承之。羞辱必承。而云或者。或、常也。言羞辱常承之也。何以知或是常。按詩云。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鄭玄曰。或、常也。老子曰。湛兮似或存。河上公注云。或、常也。〔云子曰不占而已矣者〕此記者又引禮記孔子語來證無恆之惡也。言無恆人非唯不可作巫醫而已。亦不可以爲卜筮。卜筮亦不能占無恆之人。故云不占而已矣。禮記云。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是明南人有兩時兩語。故孔子兩稱之。而禮記論語亦各有所錄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註〕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爭其利。故曰不和也。疏　子曰至不和○〔云君子和而不同者〕和、謂心不爭也。不同、謂立志各

異也。君子之人。千萬千萬。其心和如一。而所習立之志業不同也。〔云小人同而不和者〕小人爲惡如一。故云同也。好鬬爭。故云不和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註〕孔安國曰。善人善己。惡人惡己。是善善明、惡惡著也。疏子貢問至惡之○〔云子貢問云云者〕子貢問孔子云。設有一人爲鄉人共所崇好。則此人如何。〔云子曰未可也者〕孔子不許。故云未可也。知所以未可者。設一鄉皆惡。而此人爲惡。與物同黨。故爲衆人共見稱美。故未可信也。〔云鄉人皆惡之何如者〕既云皆好爲未可。故更問設其鄉之人皆共憎惡此人。則何如。〔云子曰未可也者〕孔子亦所以未許者。設一鄉皆惡。而此人獨爲善。不與衆同。故爲羣惡所疾。故未可信也。〔云不如云云者〕向答既竝云未可。故此說其可之事也。言若此人爲鄉人善者所好。又爲不善者所惡。如此。則是善人乃可信也。一通云。子貢問孔子曰。與一鄉人皆親好。何如。孔子答云。未可。又問曰。與一鄉人皆爲疎惡。何如。孔子又答云。未可。既類答未可。所以更爲說云。不如擇鄉人善者與之親好。若不善者與之爲疎惡也。○〔註〕孔安國曰至著也○己爲善人。爲善人之所好。故是善善明也。惡人惡己。則非己惡。故是惡惡著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註〕孔安國曰。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註〕孔安國曰。度才而任官也。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疏子曰至備焉○〔云君子易事難說也者〕君子忠恕。故易事也。照見物理。不可欺詐。故難悅也。〔云說之不以道不說者〕此釋難悅也。君子既照識理深。若人以非道理之事來求使之。悅己。則識之。故不悅也。〔云及其使人也器之者〕此釋易事也。器、猶能也。君子既不責備於一人。故隨人之能而用之。不過分責人。故易事。〔云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者〕小人不識

道理。故難事也。可以非法欺之也。〔云說之雖不以道說也者〕此釋易悅也。既不識道理。故雖不以道之事悅之。亦既悅也。〔云及其使人也求備焉者〕此解難事也。不測度他人器量而過分責人。故難事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註〕君子自縱泰。似驕而不驕。小人拘忌而實自驕矜也。疏子曰至不泰○〔云君子泰而不驕者〕君子坦蕩蕩。心貌怡平。是泰而不爲驕慢也。〔云小人驕而不泰者〕小人性好輕凌。而心恆戚戚。是驕而不泰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註〕王肅曰。剛、無欲也。毅、果敢也。木、質樸也。訥、遲鈍也。有此四者。近於仁也。疏子曰剛毅木訥近仁○言此四事與仁相似。故云近仁。剛者性無求欲。仁者靜。故剛者近仁也。毅者性果敢。仁者必有勇。周窮濟急。殺身成仁。故毅者近仁也。木者質樸。仁者不尙華飾。故木者近仁也。訥者言語遲鈍。仁者愼言。故訥者近仁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如也。〔註〕馬融曰。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也。疏子路問至如也○〔云子路問云云者〕問爲士之行和悅切磋之道也。〔云子曰云云者〕答也。切切偲偲、相切磋之貌也。怡怡、和從之貌也。言爲士之法。必須有切磋。又須和從也。〔云朋友切切偲偲者〕向答雖合曰怡怡三事。而不可專施一人。故更分之也。若是朋友。義在相益。故須切偲也。〔云兄弟怡怡如者〕兄弟骨肉。理在和順。故須怡怡如也。繆協曰。以爲朋友不唯切磋。亦貴和諧。兄弟非但怡怡。亦須戒厲。然朋友道缺則面朋而匿怨。兄弟道缺則鬩牆而外侮。何者。憂樂本殊。故重弊至于恨匿。將欲矯之。故云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如也。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也。怡怡、和順之貌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註〕苞氏曰。卽戎、就兵可以攻戰也。疏子曰至戎矣○善人、賢人也。卽戎、謂就兵戰之事。夫教民，三年一考。九歲三考。三考黜陟幽明。待其成者。九年則正可也。今曰七年者。是兩考已竟。新入三考之初者也。若有可急。不暇待九年。則七年考亦可。亦可者、未全好之名。繆協曰。亦可以卽戎。未盡善義也。江熙曰。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善人之敎。不逮機理。倍於聖人。亦可有成。六年之外。民可用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註〕馬融曰。言用不習民使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也。疏子曰至棄之○民命可重。故孔子愼戰。所以敎至七年。猶曰亦可。若不經敎戰而使之戰。是謂棄擲民也。江熙曰。善人敎民如斯。乃可卽戎。況乎不及善人。而馳驅不習之民戰。以肉餧虎。徒棄而已也。琳公曰。言德敎不及於民。而令就戰。民無不死也。必致破敗。故曰棄也。

論語憲問第十四

疏憲者、弟子原憲也。問者、問於孔子進仕之法也。所以次前者。顏路既允文允武。則學優者宜仕。故憲問次於子路也。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註〕孔安國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其祿也。邦無道穀。恥也。〔註〕孔安國曰。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註〕馬融曰。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也。怨、忌小怨也。欲、貪欲也。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註〕苞氏曰。此四者行之難者。未足以爲仁也。疏憲問至知也○〔云憲問恥者〕弟子原憲問孔子、凡行事最爲可恥者也。〔云子曰邦有道穀者〕答可恥事也。將言可恥者。先舉不恥者也。穀、祿也。若有道。則可以仕而食其祿也。〔云邦無道穀恥也者〕此可恥者。若君無道而仕食其祿。則可爲恥也。〔云克伐云云者〕克、勝也。謂性好凌人也。伐、謂有功而自稱。怨、謂小小忌怨。欲、貪欲也。原憲又問。若人能不行此四事。可以得爲仁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不許。能不行前四事。則爲難耳。謂爲仁。則非吾所知也。仁者必不伐。不伐必有仁。顏淵無伐善。夷齊無怨。老子曰少私寡欲。此皆

是仁也。公綽之不欲。孟之反不伐。原憲蓬室不怨。則未及於仁。故云不知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註〕士當志道。不求安。而懷其居。非士也。疏子曰至士矣○懷居、猶居求安也。不足爲士、謂非士也。君子居無求安。士也若懷居。非爲士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註〕苞氏曰。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行也。邦無道。危行言遜。〔註〕遜、順也。厲行、不隨俗順言、以遠害也。疏子曰至言遜○〔云子曰云云者〕危、厲也。君若有道。必以正理處人。故民可以得嚴厲其言行也。〔云邦無道危行言遜者〕君若無道。必以非理罪人。故民下所行乃嚴厲不同。亂俗而言不可厲。厲必獲罪。當遜順隨時也。江熙曰。仁者豈以歲寒虧貞松之高志。於其言語可以免害。知志愈深。孔子曰諾。吾將仕矣。此皆遜辭以遠害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註〕德不可以憶中。故必有言也。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疏子曰至有仁○〔云子曰云云者〕既有德。則其言語必中。故必有言也。〔云有言者不必有德者〕人必多言。故不必有德也。殷仲堪曰。修理蹈道。德之義也。由德有言。言則末矣。末可矯而本無假。故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也。李充曰。甘辭利口。似是而非者。佞巧之言也。敷陳成敗。合連縱橫者。說客之言也。凌誇之談。多方論者。辯士之言也。德音高合。發爲明訓。聲滿天下。若出金者。有德之言也。故有德必有言。有言不必有德也。〔云仁者必有勇者〕殺身成仁。故必有勇也。〔云勇者不必有仁者〕暴虎憑河。不必有仁也。殷仲堪曰。誠愛無私。仁之理也。見危授命。若身手之相救焉。存道忘生。斯爲仁矣。若夫強以肆武。勇以勝物。陵超在於要利。輕死元非以爲仁。故云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李充曰。陸行而不避虎兕者。獵夫之勇也。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鋒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

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仁者之勇也故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註〕德不至言也○夫德之爲事必先有言語教喻然後其德成故有德者必有言有言是不可憶度中事也

南宮适〔註〕孔安國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也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註〕孔安國曰羿有窮之君也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奡奡多力能陸地行舟爲夏后少康所殺也俱不得其死然〔註〕孔安國曰此二子者皆不得以壽終也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註〕馬融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殖百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也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也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註〕孔安國曰賤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也疏南宮适至若人○〔南宮适者〕姓南宮名适字敬叔〔云問於云云者〕适問孔子之事也曰古有一人名羿而善能射故云羿善射淮南子云堯時有十日並出草木燋枯堯命羿令射之中其九日日中烏皆死焉奡者古時多力人也盪推也舟船也能陸地推舟也〔云俱不得其死然者〕言羿奡二人雖能射及多力俱爲人所殺不終天壽故云俱不得其死然〔云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者〕禹夏禹禹帝姓姒名文命黃帝玄孫鯀之子也鯀法受禪成功曰禹治水九年也稷后稷事舜蒔百穀也躬稼播種也有天下謂爲天子也言禹身治溝洫手足胼胝勤勞九州稷播種百穀二人不爲篡並有德爲民禹卽身爲天子稷子孫爲天子适所問孔子者以孔子之德比於禹稷則孔子亦當必有王位也〔云夫子不答者〕孔子知适以禹稷比己故謙而不答也〔云南宮适出者〕孔子不答适自退出〔云子曰云云者〕孔子不對面答适是謙也适出後而美之欲天下皆知尚德也若人如此人也言适知賤於羿奡貴重禹稷所德也君子尚德如此人也然就此南宮适非周有十士之南宮适也○〔註〕孔安國曰至殺也○〔羿有窮之君者〕有窮夏時諸侯國名也其君名羿也〔云篡夏后相之位者〕篡奪也夏后禹之後世爲天子名相卽位爲君有窮之君篡夏后相之位殺奪也〔其臣寒浞殺之者〕羿奪相位而自立爲君其位號有窮之君不修德政好畋獵臣寒浞殺之而篡其位〔云因其室而生奡者〕因猶通也室妻也促既殺羿而通於羿妻遂有孕生

奡〔云奡多力能陸地行舟者〕奡是浞之子多力於陸地推舟〔云爲夏后少康所殺者〕夏后少康亦夏禹後世子孫又殺奡而自立爲天子也○〔註〕馬融曰至王也○〔云禹及其身者〕禹身得天子也〔云稷及後世者〕文王武王得天子者〔云皆王也者〕皆爲天子也○〔註〕孔安國曰至子也○〔云賤不義者〕羿奡之不義故适賤之〔云而貴有德者〕禹稷有德故貴重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註〕孔安國曰雖曰君子猶未能備也　疏　子曰至者也○〔云子曰云云者〕此謂賢人已下不仁之君子也未能圓足時有不仁如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後則一匡天下九合諸侯是長也袁氏曰此君子無定名也利仁慕爲仁者不能盡體仁時有不仁一迹也夫語助也〔云未有云云者〕小人併爲惡事未能有行民善達於仁道故云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又袁氏曰小人性不及仁道故不能及仁事者也王弼曰假君子以甚小人之辭君子無不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註〕孔安國曰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誨之也　疏　子曰至誨乎○〔云愛之能勿勞乎者〕愛慕也凡人在志在心見形於外也既有心愛慕此人學問之道不無勞賴之辭也〔云忠焉能勿誨乎者〕忠者盡中心也誨教也有人盡中心來者不無教誨之辭李充曰愛志不能不勞心盡忠不能不教誨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註〕孔安國曰裨諶鄭大夫名也謀於野則獲謀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使乘車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辭也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註〕馬融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裨諶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也行人掌使之官也子羽公孫揮也子產居東里因以爲號也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也　疏　子曰至色之○〔云

爲命者）爲、作也。命、君命也。此謂鄭國之事也。作盟會之書也。（云裨諶草創之者）裨諶、鄭國大夫。性靜怯弱。謂其君作盟會之辭。則入於草野之中以創之獲之。（云世叔討論之者）世叔亦是鄭大夫也。討、治也。論者、評也。世叔有不能草創學問。寡才藻。盟會之辭。但能討論治正。謀所造之辭。（云行人子羽修飾之者）子羽亦鄭大夫。行人是掌使者官名也。不能始創。又不能討治。但能取前人所創治者更唯彫修飾之。（云東里子產潤色之者）居鄭之東里。因爲氏姓。又公孫僑名亦曰國僑。字子產。才學過超前之三賢。加添潤色。周旋會盟之辭也。有此四賢。鮮有過失。○（註）孔安國曰至辭也○此注是春秋十九卷魯襄公三十一年傳語也。獲、得也。諶入野爲盟會之辭則成。於國中則辭不成也。○（註）馬融曰至事也○更、經也。鮮、少也。事經此裨諶等之四人也。故鄭國少有敗事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註）孔安國曰。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註）馬融曰。子西、鄭大夫。彼哉彼哉、言無足稱也。或曰、楚令尹子西也。**問管仲。曰。人也。**（註）鄭玄曰。猶詩言所謂伊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註）孔安國曰。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也。齒、年也。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蔬食。而沒齒無怨言。

疏 或問至怨言○（云或問子產者）或人問於孔子。鄭之子產、德行於民何如。（云子曰惠人也者）答或人也。言君以當其理故也。子產之德於民。不恡家資。拯救於民。甚有恩惠。故云惠人也。（云問子西者）或人又問孔子。鄭之大夫子西、德業如何。鄭之公孫夏。或云楚令尹子西。（云曰彼哉彼哉者）又答或人。言人自是彼人耳。無別行可稱也。（云問管仲者）或人更問孔子。齊大夫管仲之德行於民何如也矣。（云曰人也者）答曰、管仲是人也。（云奪伯氏駢邑三百者）釋所以是人之事也。伯氏名偃。大夫。駢邑者、伯氏所食采邑也。時伯氏有罪。管仲相齊。削奪伯氏之地三百家也。（云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者）飯、猶食也。蔬、猶蠡也。沒、終、齒、年也。伯氏食邑時。家資豐足。奪邑之後。至死而貧。但食蠡糲。以終餘年。不敢有怨言也。所以然者。明管仲奪之當理。故不怨也。○（註）孔安國曰至愛也○子產德行流於後世。有古人之遺風。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事在春秋第二十四卷。魯昭公二十年冬傳也。○（註）鄭玄曰至人也○詩曰。所謂伊人。於焉逍遙。是美此人。今云管仲人也。是美管仲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疏子曰至驕易○〔云貧而無怨難者〕貧交困於飢寒。所以有怨。若能無怨者。則爲難矣。江熙曰。顏愿無怨。不可及也。〔云富而無驕易者〕富貴豐足。無所應怨。然應無驕。則爲易也。江熙曰。若子貢不驕。猶可能也。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也。〔註〕孔安國曰。公綽、魯大夫也。趙、魏、皆晉卿也。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故優。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爲也。疏子曰至夫也○此明人生性分各有所能。趙、魏、皆晉地也。老者、采邑之室老也。優、猶寬閑也。公綽性靜寡欲。若爲采邑之臣。則寬緩有餘裕也。滕、薛、皆小國。職煩。公綽不能爲大夫也○〔註〕孔安國曰至爲也○趙魏賢人多。職不煩雜。故家臣無事。所以優也。滕薛二國不貪賢。賢人少。其職事煩雜。故不可使公綽爲之。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智。〔註〕馬融曰。魯大夫臧孫紇也。公綽之不欲。〔註〕馬融曰。魯大夫孟公綽也。卞莊子之勇。〔註〕周生烈曰。卞邑大夫也。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註〕孔安國曰。加之以禮樂文成也。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註〕馬融曰。義然後取。不苟得也。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註〕孔安國曰。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也。疏子路問至人矣○〔云子路問成人者〕問人何所行德可爲成人乎。〔云子曰若臧武仲之智者〕答。若德成人者。使智如臧武仲。然武仲唯有求立後於魯而爲孔子所譏。此亦非智者。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

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仲尼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謂能避齊禍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此是智也。事在春秋第十七卷。襄公二十三年傳也。〔云公綽之不欲者〕非唯須智如武仲。又須無欲如公綽。不欲、不貪欲。所以唯能爲趙魏老也。范甯曰。不欲、不營財利也。〔云卞莊子之勇者〕又非但公綽之無欲。又須勇如卞莊子之勇。莊子能獨搏虎一云。卞莊子與家臣卞壽。途中見兩虎共食一牛。莊子欲前以劍揮之。家臣曰。牛者虎之美食。牛盡。虎之未飽。二虎必鬬。大者傷。小者亡。然後可以揮之。信而言之。果如卞壽之言也。〔云冉求之藝者〕又非但勇如莊子。又須有藝如求也。〔云文之以禮樂者〕言備有上四人之才智。又須加禮樂以文飾之也。〔云亦可以爲成人矣者〕亦可、未足之辭。言才智如上四人。又加禮樂。則亦可謂爲成明人之難也。〔云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者〕曰者、謂也。向之所答。是說古之成人耳。若今之成人。亦不必然也。〔云見利思義者〕此已下說下成人之法。是今也。若見財利。思是仁義合宜之財。然後可取。顏特進曰。見利思義。雖不及公綽之不欲。猶顧義也。〔云見危授命者〕若見其君之危。則當授命竭身。不苟免也。曲禮云。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是也。顏特進曰。見危授命。雖不及卞莊子之勇。猶顧義。不苟免也。〔云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者〕久要、舊約也。平生者、少年時也。言成人平生期約。雖久至今。不得忘少時之言。〔云亦可以爲成人矣者〕言如見利思義。竭身致命。至老不忘平生之言。則亦可得爲今之成人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註〕孔安國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文、謚也。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也。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也。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也。子曰。其然。豈其然乎。〔註〕馬融曰。美其得道。嫌其不能悉然也。〔疏〕子問至然乎○〔云子問云云者〕孔子見公明賈相訪而問公叔文子之事。時公明賈仕公叔文子。故問之者也。〔云曰信云云者〕此是問公叔文子之事也。夫子呼公叔文子爲夫子。言人傳文

子平生不言不笑不取財利。此三事孔子未信。故見公明賈而問之也。〔云公明賈對云云者〕過、誤也。答孔子曰。文子有此三事。是爲誤耳。實理不然也。〔云夫子時云云者〕先云是告者誤。後答言以實事對。言我夫子非時不語。語必得之中。既得之中。故世人不厭其言也。〔云樂然云云者〕夫笑爲樂。若不樂而強笑。必爲人所厭。更云事言訖然後笑也。〔云義然云云者〕夫取利若非義取。則爲人所厭。我夫子見得思義。義而後取。故人不厭其取也。〔云子曰其然者〕然、如此也。言今汝所說者當如此也。〔云豈其然乎者〕謂人所傳三事不言不笑不取。豈容如此乎。一云。其然、是驚其如此。豈其然乎、其不能悉如此也。袁氏曰。其然、然之也。此則善之者。恐其不能。故設疑辭。○〔註〕馬融曰至然也○〔云美其得道者〕釋其然也。〔云嫌其云云者〕釋豈其然乎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註〕孔安國曰。防、武仲故邑也。爲後、立後也。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爲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如防。使爲以大蔡納請曰。紇非敢害也。智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

疏　子曰至信也○〔云子曰云云者〕姓臧名紇。武、謚也。防是武仲故食采邑也。爲後、謂立後也。武仲魯襄公二十三年爲孟氏所譖。出奔邾。後從邾還防。而使人請於魯。爲其後於防。故云以防求爲後於魯。〔云雖曰不要君吾不信者〕要、謂要君也。不先盡忠而先欺君也。武仲出奔。而猶求立後於其故邑。時人皆謂武仲此事非要。孔子據其理是要。故云雖曰不要吾不信也。是不信時人不要之言也。袁氏曰。奔不越境。而據私邑求立先人之後。此正要君也。○〔註〕孔安國曰至君也○〔云防武仲故邑者〕武仲食邑於防。既已出奔故邑。〔云爲後立後也者〕其既自出奔。欲更立後於防。〔云魯襄云云者〕季武子無適子。有公子鉏。是公彌也。及紇是悼子也。季氏愛紇。欲立之。又公子鉏年長。而臧紇謀爲立紇。季氏從之。孟孫死。又廢大立小。是依季氏家用事。故孟氏家惡臧紇。閉門譖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欲爲公鉏。讎臧氏。季孫不信。後孟氏除葬道。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介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怒。命攻臧氏之家。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云自邾云云者〕大蔡是大龜也。納、進也。進龜請立後。臧紇有異母兄臧賈臧爲二人在鑄。在舅氏國也。紇在邾。先遣使以龜告魯。求立爲後。賈聞命矣。再拜受龜。而使弟臧爲以納請。紇遣使後。乃自邾還防。〔云曰紇云云者〕紇至防。使臧

爲爲使至魯傳紇之言。初孟氏譖紇以甲自隨。謂欲爲亂。季孫信而攻之。故紇今謝之。而言已以介甲從已而視之。非敢欲爲害。正是智不足也。〔云非敢私請苟守先祀者〕又言今日之請。非敢私求還。正是欲求立後。守先人之祀。是爲先人之請。〔云無廢二勳者〕二勳是臧文仲宣叔也。是紇之祖父。並於魯有功勳。今願得立祀。是不敢廢二世之勳也。〔云敢不避邑者〕若二大勳不廢。得有守祀之人。則紇敢不避邑也。〔云乃立臧爲者〕魯得紇請。仍立臧爲爲後也。所以立臧爲者。臧爲于時又私自爲請求立已也。〔云紇致防而奔齊者〕紇得立臧爲後。竟故致防與臧爲而奔齊。〔云此所謂要君也者〕還據私邑求爲先而立後。要望魯邑。卽此是要君也。事在春秋第十七卷。襄公二十三年傳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註〕鄭玄曰。譎者、詐也。謂召於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譎而不正也。齊桓公正而不譎。〔註〕馬融曰。伐楚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譎也。

疏 子曰至不譎○〔云晉文公譎而不正者〕晉文公是晉獻公之子重耳也。初爲驪姬之難。遂出奔新城。游歷諸國。至二十八年。受命爲侯伯。遂爲之主。此評其有失也。譎、詭詐也。文公爲霸主。行詭詐而不得爲正禮。時天子是周襄王。微弱。文公欲爲霸主。大合諸侯。而欲事天子以爲名義。自嫌強大。不敢朝天子。乃喻諸天子。令出畋狩。因此盡君臣之禮。天子遂至晉河陽之地。此是文公譎而不正禮也。事在春秋七卷。僖公二十八年。〔云齊桓公正而不譎者〕此是齊侯爲霸主。依正而行。不爲詐譎。是勝於晉文公也。江熙曰。言此二君霸迹不同。而所以翼佐天子。綏諸侯。使車無異轍。書無異文也。○〔註〕鄭玄曰至正也○此臣無召君之禮。而文公召之。故不爲教訓也。故春秋不云晉侯召君。但云天王狩于河陽。言是天子自狩以至河陽也。○〔註〕馬融曰至譎也○魯僖公三年冬。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蔡姬、齊侯夫人。蕩、搖也。是搖蕩船也。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至明年四年春。齊侯之師侵蔡。蔡潰散也。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齊侯使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不還。寡人是問。對曰。貢

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還。君其問諸水濱。按春秋傳。齊侯伐楚。責此二事。是正不謫也。楚地出好茅。貢王祭將縮酒。縮酒者。謂束茅而灌之以酒。謂之縮酒。楚既久不貢茅。故周王祭時無茅以供縮酒。乃就齊徵求之。又昭王是成王之孫。南巡狩。涉漢。船壞而溺死。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所以伐楚。楚受不貢包茅之失。而不受昭王溺水之咎。于時溺水之地不屬楚境。故云問諸水濱也。事在春秋第五卷僖四年傳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註〕孔安國曰。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爲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註〕孔安國曰。誰如管仲之仁矣。〔疏〕子路曰至其仁○〔云子路曰云云者〕桓公是齊僖公之庶子。名小白也。子糾是桓公之庶兄。桓公與子糾爭國而殺子糾也。〔云召忽死之者〕召忽是子糾之傅。子糾被殺。故召忽赴敵而同死也。〔云管仲不死者〕管仲亦是子糾輔相。召忽既死。管仲猶生。故曰不死。〔云曰未仁乎者〕曰者、謂也。是時人物議者皆謂管仲不死。是不仁之人也。管仲非唯不死。亦迴復輔相桓公。故爲無仁恩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答子路說管仲有仁之迹。齊桓公爲霸主。遂經九過盟會諸侯。不用兵車而能辨也。不用兵車而諸侯九合。管仲之力也。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一。范甯注曰。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又非十一會。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會。〔云管仲云云者〕管仲不用民力而天下平靜。誰如管仲之仁智乎。再言之者深美其仁也。○〔註〕孔安國曰至死也○〔云齊襄公立無常者〕此注至召忽死之。並是春秋魯莊公八年九年傳文。是記前時之事也。襄公者、是齊僖公之適子。名諸兒。作倪字呼。是桓公之兄。既得立爲君。風化不恆。爲政之惡。故曰無常。〔云鮑叔牙曰云云者〕齊僖公有三子。長是襄公。是鮑叔牙者。小白之輔。適次子糾。是庶小者是小白也。僖公薨。襄公繼父之位爲君。政不常。相見襄公

風政無常。故云亂將作也。〔云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者〕叔牙見襄公危政。不居亂邦。故奉小白奔往莒國也。〔云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者〕小白奔後。而襄公從弟、公母弟夷仲年之子、名無知、作亂而殺襄公。自立爲君。禮、諸侯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曰公族。〔云管夷吾云云者〕夷吾、管仲也。襄公死後。管仲召忽二人奉持子糾出奔魯。〔云齊人殺無知者〕齊人是雍廩也。子糾出奔後。公孫得爲君。惡虐于雍廩。雍廩、齊大夫也。至九年春。雍廩殺無知。〔云魯伐齊納子糾者〕子糾奔魯。齊人又殺無知。而齊無君。至魯莊公九年夏四月。魯伐齊。入子糾。欲擬立爲齊君。納、入也。〔云小白自莒先入是爲桓公者〕小白先奔在莒。聞魯伐齊納子糾。故先子糾而入。遂爲君。死、謚爲桓公。〔云乃殺子糾召忽死也者〕小白既入得爲君。遂殺庶兄子糾于生竇。在魯地也。故云、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一云召忽投河而死。事在春秋第三卷。莊公八年九月傳。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註〕馬融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率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也。民到于今受其賜。〔註〕受其賜者、謂不被髮左衽之惠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註〕馬融曰。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爲夷狄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註〕王肅曰。經、經死於溝瀆之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也。

疏 子貢曰至知也○〔云子貢曰云云者〕問孔子嫌管仲非是仁者乎。〔云桓公殺云云者〕此舉管仲非仁之迹。言管仲是子糾之相。而桓公是子糾之賊。管仲既不爲子糾致命殺讎。而更相桓公。非爲仁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說管仲爲仁之迹也。管仲得相桓公者。桓公與子糾爭國。管仲射桓公中鉤帶。子糾死。管仲奔魯。初鮑叔牙與管仲同游南陽。極相敬重。叔牙後相桓公。而欲取管仲。還無漸。既因告老辭位。桓公問叔

牙。誰復堪爲相者。牙曰。唯管仲堪之。桓公曰。管仲射朕鉤帶。殆近死。今日豈可相乎。牙曰。在君爲君。謂忠也。至君有急。當射彼人鉤帶。桓公從之。遣使告魯。不欲放殺管仲。遣使者曰。管仲射我君鉤帶。君自斬之。魯還之。遂得爲相。莊九年夏云。小白既先入。而魯猶輔子糾至秋。齊與魯戰于乾時。魯師敗績。鮑叔牙志欲生管仲。乘勝進軍。來告魯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子糾是我親也。我不忍殺。欲令魯殺之。管仲召忽是我欲自得而殺之。魯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受之。及堂阜而脫之。遂使爲相也。霸諸侯。使輔天子。合諸侯。故曰霸諸侯也。一匡天下。故天下一切皆正也。〔云民到于今受其賜者〕賜、猶恩惠也。于時夷狄侵逼中華。得管仲匡霸桓公。今不爲夷狄所侵。皆由管仲之恩賜也。王弼曰。于時戎狄交侵。亡邢滅衛。管仲攘戎狄而封之。南服楚師。北伐山戎。而中國不移。故曰受其賜也。〔云微管仲云云者〕此舉受賜之事也。被髮、不結也。左衽、衣前從右來向左也。孔子言若無管仲。則今我亦爲夷狄。故被髮左衽矣。〔云豈若云云者〕孔子更語子貢。喻召忽死之不足爲多。管仲不死不足爲小也。諒、信也。匹夫匹婦無大德而守於小信。則其宜也。自經、謂經死於溝瀆中也。溝瀆小處。非宜死之處也。君子直而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世莫知者乎。喻管仲存於大業。不爲召忽守小信而或云召忽投河而死。故云溝瀆。或云自經、自縊也。白虎通云。匹夫匹婦者。謂庶人也。言其無德及遠。但夫婦相爲配匹而已。〔註〕王肅曰。至死也。○二人竝不足爲是非也。死是人生之難。而召忽於子糾未成君臣。今爲之死。亦是過厚。不及管仲不死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註〕孔安國曰。大夫僎本文子家臣也。薦之使與己竝爲大夫。同升在公朝也。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註〕孔安國曰。言行如是可謚爲文也。

疏　公叔文子至文矣。○〔云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者〕即前孔子所問公明賈之文子也。有臣名僎。亦爲大夫也。〔云與文子同升諸公者〕升、朝也。諸、之也。公、衛君也。文子是衛大夫。僎本是家臣。見之有才能。不將爲己之臣。恐掩賢才。乃薦於衛君。衛君用之。亦爲大夫。與文子尊卑使敵。恆與文子齊列同班者也。〔云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者〕子、孔子也。聞文子與家臣同升而美之也。言謚文也。以其德行必大。得謚爲文矣。

子曰。衛靈公之無道久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註〕孔安國曰。言君雖無道。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爲當亡乎。

疏 子曰至其喪○〔云子曰云云者〕孔子歎衛君無道也。〔云康子曰云云者〕康子、魯季康子也。夫、指衛靈公也。奚、何也。康子聞孔子歎衛君無道。故致其言。夫無道者必須喪傾邦。靈公奚無道行意不喪亡其國乎。〔云孔子曰云云者〕孔子答康子。言靈公無道、邦國不喪之由也。有此三臣各掌其政也。喪、亡也。或問曰。靈公無道。焉得有好臣。答曰。或是先人老臣未去者也。或靈公少時可得良臣而後無道。故臣未去也。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其爲之難。〔註〕馬融曰。怍、慙也。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慙。積其實者爲之難也。

疏 子曰至之難○怍、慙也。人內心虛詐者。外言貌必慙。若內有其實。則外貌無慙。時多虛妄。無慙怍也。故王弼曰。情動於中而外形於言。情正實而後言之不怍。

陳成子殺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殺其君。請討之。〔註〕馬融曰。陳成子、齊大夫陳恒也。將告君。故先齊。齊必沐浴也。公曰。告夫二三子。〔註〕孔安國曰。謂三卿也。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二三子者。〔註〕馬融曰。我於禮當告君。不當告二三子。君使我往。故復往也。之二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註〕馬融曰。孔子由君命之二三子告。不可。故復以此辭語之而止也。

疏　陳成子至不告○〔云陳成子殺簡公者〕陳成子、陳恆也。謚成子。魯哀公十四年甲午。齊陳恆殺其君壬於舒州。〔云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者〕魯齊同盟。分災救患。故齊亂則魯宜討之。禮、臣下凡欲告君。諮謀。必先沐浴。孔子是臣。故先沐浴告於哀公而請伐齊。〔云曰陳恆殺其君請討之者〕此告哀公之事也。哀公言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殺其君。民不與者半。以魯衆加齊之半。可克。是孔子對曰也。〔云公曰告夫二三子者〕二三子是三卿仲孫叔孫季孫。公得孔子告。不敢自行。更令孔子往告三卿。孔子辭之而不告也。〔云孔子曰云云者〕孔子得公令告三卿。故言此答之。言我是大夫。大夫聞事。應先告主君。云從大夫之後者。孔子謙也。〔云君曰告夫二三子者者〕禮、我應告君。本不應告三子。今君使我告三子。我當往告之。〔云之二三子告不可者〕之、往也。孔子從君命而往。三子告孔子曰。不可討齊也。〔云孔子曰云云者〕三子既告孔子云齊不可討。故孔子復以此辭語之而止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之。而犯之。〔註〕孔安國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色諫爭也。疏　子路問至犯之○〔云子路問事君者〕問孔子求事君之法。〔云子曰云云者〕答、事君當先盡忠而不欺也。君若有過。則必犯顏而諫之。禮云。事君有犯而無隱。事親有隱而無犯。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註〕本爲上。末爲下也。疏　子曰至下達○上達者。達於仁義也。下達、謂達於財利。所以與君子反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註〕孔安國曰。爲己、履道而行之也。爲人、徒能言之也。疏　子曰至爲人○明今古有異也。古人所學。己未善。故學先王之道。欲以自己行之。成己而已也。今之世。學非復爲補己之行闕。正是圖能勝人。欲爲人言己之美。非爲己行不足也。○〔註〕孔安國曰至言之也○徒、空也。外空爲人言之。而己無其行也。一云、徒則圖也。言徒爲人說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註〕孔安國曰。伯玉、衛大夫蘧瑗也。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註〕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註〕陳羣曰。再善使乎。善之也。言使得其人也。疏蘧伯玉至使乎○〔云蘧伯玉使人於孔子者〕使人往孔子處〔云孔子與之坐而問焉者〕孔子與伯玉之使者坐而問之〔云曰夫子何爲者〕此孔子所問之事。孔子指伯玉爲夫子。問使者。汝家夫子何所爲耶〔云對曰云云者〕使者答。言我家夫子恆自修省。夙夜戒慎。欲自寡少於過失。而未能寡於過也〔云使者出者〕使者答竟而出〔云子曰使乎使乎者〕孔子美使者之爲美。故再言使乎者。言伯玉所使爲得其人也。顏子尚未能無過。況伯玉乎。而使者曰未能。是得伯玉之心而不見欺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註〕孔安國曰。不越其職也。疏子曰至其位○〔云子曰云云者〕誡人各專己職。不得濫謀圖他人之政也〔云曾子曰云云者〕君子思慮當己分內。不得出己之外而思他人事。思於分外。徒勞不可得。袁氏曰。不求分外。

子曰。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也。疏子曰至行也○君子之人。顧言慎行。若空出言而不能行。遍是言過其行也。君子恥之。小人則否。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疏子曰至道也○〔云子曰云云者〕言君子所行之道有三。夫子自謙我不能行其一也。我者、孔子自言也〔云仁者不憂者〕一。樂天知命。內省不疚。是無憂〔云智者不惑者〕二。智者以昭了爲用。是無疑惑〔云勇者不懼者〕三。既有才力。是以捍難衛侮。是無懼敵也〔云子貢曰夫子自道也者〕孔子曰無。而實有也。故

子貢曰、孔子自道說也。江熙曰。聖人體是極於沖虛。是以忘其神武。遺其靈智。遂與衆人齊其能否。故曰我無能焉。子貢識其天眞。故曰夫子自道也。

子貢方人。〔註〕孔安國曰。比方人也。子曰。賜也賢乎我夫哉。我則不暇。〔註〕孔安國曰。不暇比方人也。疏子貢方人至不暇○〔云子貢方人者〕方、比方人也。子貢以甲比乙。論彼此之勝劣者也。〔云子曰云云者〕夫人行難知。故比方人優劣之不易。且誰聞己之劣。故聖人不言。聖人不言。而子貢專輒比方之。故抑之云賢乎哉。〔云我則不暇者〕事既爲難。故我則不暇有比方之說。江熙曰。比方人不得不長短相傾。聖人誨人不倦。豈當相臧否。故云我則不暇。是以問人之賢而無毀譽。長物之風。於是乎暢。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無能也。〔註〕王肅曰。徒患己之無能也。疏子曰至能也○言不患人之不知我之有才能也。正患無才能以與人知耳。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註〕孔安國曰。先覺人情者。是寧能爲賢乎。或時反怨人也。疏子曰至賢乎○〔云不逆詐者〕逆者、迎也。君子含弘。接納。不得逆欺物以詐僞也。李充曰。物有似眞而僞。亦有似僞而眞者。信僭則懼及僞人。詐濫則懼及眞人。寧信詐。則爲教之道弘也。〔云不億不信者〕億、億必也。事必須驗。不得億必懸期人之不信。李充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然閑邪存誠。不在善察。若見失信於前。必億其無信於後。則容長之風虧。而改過之路塞矣。億音憶。〔云抑亦云云者〕言若逆詐及億不信者。此乃是先少覺人情者耳。寧可謂是爲賢者之行乎。李充曰。夫至覺忘覺。不爲覺以求先覺。先覺雖覺。同逆詐之不覺也。顏特進曰。能無此者。雖未窮明理。而抑亦先覺之次也。○〔註〕孔安國曰至人也○言先覺或濫則反受怨責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註〕苞氏曰。微生、姓也。畝、名也。孔子對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註〕苞氏曰。疾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人也。〔疏〕微生畝至固也○〔云微生畝云云者〕微生畝見孔子東西遑遑。屢適不合。故呼孔子名而問之也。言丘何是爲此栖栖乎。將欲行詐佞之事於時世乎。〔云孔子對云云者〕孔子答曰。我之栖栖。非敢詐佞。政是忿疾世固陋。我欲行道以化之故耳。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註〕鄭玄曰。德者、謂調良之德也。〔疏〕子曰至德也○驥者、馬之上善也。于時輕德重力。故孔子引譬抑之也。言伯樂驥非重其力。政是稱其美德耳。驥既如此。而人亦宜然也。江熙曰。稱伯樂曰。驥有力而不稱。君子雖有兼能。而惟稱其德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註〕德、恩惠之德也。以直報怨。以德報德。〔疏〕或曰至報德○〔云或曰云云者〕或人問孔子曰。彼與此有怨。而此人欲行德以報彼怨。其事理何如也。〔云子曰何以報德者〕孔子不許也。言彼有怨。而德以報彼。設彼有德於此。則又何以報之也。〔云以直云云者〕既不許以德報怨。故更答以此也。不許以德報怨。言與我有怨者。〕我宜用直道報之。若與我有德者。我以備德報之也。所以不以德報怨者。若行怨而德報者。則天下皆行怨以要德報之。如此者。是取怨之道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註〕子貢怪夫子言何爲莫知己。故問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註〕馬融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

不知己。亦不尤人也。下學而上達。〔註〕孔安國曰。下學人事。上知天命也。知我者其天乎。〔註〕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也。疏子曰至天乎○〔云莫我知也夫者〕莫、無也。孔子歎世人無知我者。〔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怪夫子有此言。云何謂莫知子乎。何爲、猶若爲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答無知我之事。尤、責也。言我不見用。而世人咸言我應怨天責人。而我實無此心也。人不見知。而我不責人。天不見用。我亦不怨天也。〔云下學而上達者〕解無知我所以不怨天不尤人之由也。下學、學人事。上達、達天命。我既學人事。人事有否有泰。故不尤人。上達天命。天命有窮有通。故我不怨天也。〔云知我者其天乎者〕人不見知我。我不怨不尤者。唯天知之耳。○〔註〕聖人至己也○聖人德合天地。天地無可怨責。故我亦不怨責之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註〕馬融曰。愬、譖也。伯寮、魯人。弟子也。子服景伯以告。〔註〕馬融曰。魯大夫子服何忌也。告、告孔子也。曰。夫子固有惑志。〔註〕孔安國曰。季孫信讒。恚子路也。於公伯寮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註〕鄭玄曰。吾勢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伯寮而肆也。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也。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疏公伯寮至命何○〔云公伯寮云云者〕愬、譖也。子路時仕季氏。而伯寮讒季氏。令信讒譖子路也。〔云子服景伯以告者〕子服景伯聞公伯寮譖子路。故告孔子。〔云曰夫子固有惑志者〕此景伯所告之辭。夫子者、季孫爲夫子也。惑志、謂季孫信伯寮之讒子路也。〔云公伯寮云云者〕景伯既告孔子曰季氏猶有惑志。而又此既助子路。使子路無罪。而伯寮致死。言若於他人該有豪勢者。則吾力勢不能誅耳。若於伯寮者。則吾力勢是能使季孫審子路之無罪而殺伯寮於市朝也。肆者、殺而陳尸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答景伯以子路無罪。言人死生有命。非伯寮之譖如何。言人之道德得行於世者。此是天之命也。〔云道之將云云者〕又言人君道廢墜。

不用於世者。此亦是天之命也。子路之道。廢興由天之命耳。雖公伯寮之譖。其能違天命而興廢於子路耶。江熙曰。夫子使景伯辨子路。則不過季孫爲甚。拒之。則逆其區區之誠。故以行廢之命期之。或有如不救而大救也。○〔註〕馬融曰至子也○亦是孔子弟子。其家在魯。故云魯人弟子也。○〔註〕鄭玄曰至肆也○殷禮、殺大夫已上於朝。殺士於市。殺而猶陳曝其尸以示百姓。曰肆也。

子曰。賢者避世。〔註〕孔安國曰。世主莫得而臣之也。其次避地。〔註〕馬融曰。去亂國。適治邦也。其次避色。〔註〕孔安國曰。色斯舉也。其次避言。〔註〕孔安國曰。有惡言乃去也。子曰。作者七人矣。〔註〕苞氏曰。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也。

疏 子曰至人矣○〔云賢者避世者〕聖人磨而不磷。涅而不緇。無可無不可。故不以治亂爲隔。若賢者。去就順時。若天地閉塞。則賢人便隱。高蹈塵外。枕流漱石。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此謂避世之士也。〔云其次避地者〕謂中賢也。未能高栖絕世。但擇地處。去亂就治。此是避地之士也。〔云其次避色者〕此次中之賢也。不能預擇治亂。但臨時觀君之顏色。顏色惡則去。此謂避色之士也。〔云其次避言者〕此又次避色之賢者。不能觀色斯舉矣。唯但聽君言之是非。聞惡言則去。此謂避言士也。〔云子曰作者七人矣者〕引孔子言。證能避世以下。自古已來。作此行者唯七人而已矣。○〔註〕苞氏曰至輿也○七人、是注中有七人也。王弼曰。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也。鄭康成曰。伯夷、叔齊、虞仲、避世者。荷蕢、長沮、桀溺、避地者。柳下惠、少連、避色者。荷蕢、楚狂接輿、避言者也。七當爲十字之譌也。

子路宿於石門。石門晨門曰。奚自。〔註〕晨門者、關人也。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註〕苞氏曰。言孔子知世不可爲而強爲之也。

疏 子路宿至者與○〔云子路宿於石門者〕石門、地名也。子路行住石門宿也。一云。石門者、魯城門外也。〔云石門晨門曰奚自者〕晨門、守石門晨昏開閉之吏也。魯人也。自、從也。子路既在石門。守門之吏朝早開見子路從石門行

過。故問子路曰。汝將從何而來邪。〔云子路曰自孔氏者〕子路答曰。我此行從孔氏處來也。〔云曰是云云者〕晨門聞子路云從孔氏。故知是孔子也。言孔氏知世不可教化。而強周流東西。是知其不可爲之。故問之。○〔註〕晨門者關人也。○守晨晨者也。

子擊磬於衞。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註〕蕢、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也。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註〕此硜硜徒信己而已。言亦無益也。深則厲。淺則揭。〔註〕苞氏曰。以衣、涉水爲厲。揭、揭衣。言隨世以行己。若遇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不爲也。子曰。果哉。末之難矣。〔註〕未知己志。而便譏己。所以爲果也。末、無也。無難者。以其不能解己道也。

疏　子擊至難矣○〔云子擊磬於衞者〕孔子時在衞。而自以槌擊磬而爲聲也。〔云有荷云云者〕荷、擔揭也。蕢、織草爲器。可貯物也。當孔子擊磬之時。有一人擔揭草器而過孔氏之門也。〔云曰有心哉擊磬乎者〕荷蕢者聞孔子磬聲。而云非是平常之其聲乎。有別所志。故云有心哉。〔云既而曰鄙哉者〕既而、猶既畢也。荷蕢既云有心。而察之。察之既畢。又云鄙哉。言磬中之聲甚可鄙劣也。〔云硜硜乎莫己知也者〕此鄙哉之事。言磬中硜硜有無知己也。〔云斯已而已矣者〕又言孔子硜硜不肯隨世變。唯自信己而已矣。〔云深則厲淺則揭者〕荷蕢者又引事爲譬。以諫孔子也。以衣涉水爲厲。褰衣涉水曰揭。言人之行道化世。當隨世盛衰。如涉水也。若水深者。則不須揭衣。揭衣曾是無益。當合而厲之。若水淺者。涉當褰揭而度。譬如爲教。若世不可教。則行之如不揭也。若世可教。則行之如揭衣以涉水也。爾雅云。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厲。繇、猶由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聞荷蕢譏己而發此言也。果者、敢也。末、無也。言彼未解我意而便譏我。此則爲果敢之甚也。故曰果哉。但我道之深遠。彼是中人。豈能知我。若就彼中人求無譏者。則爲難矣。玄風之攸在。賢聖相與。必有以也。夫相與於無相與。乃相與之至。相爲於無相爲。乃相爲之遠。苟各修本。奚其泥也。同自然之異也。雖然未有如荷蕢之談譏甚也。按文索義。全近則泥矣。其將遠則通理。嘗試論之。武王從天應民。而夷齊叩馬。謂之殺君。夫子疾固勤誨。而荷蕢之聽。以爲硜硜。言其未達耶。則彼皆賢也。達之先於衆矣。殆以聖人作而萬物都覩。非聖人則無以應萬方之求。救天下之弊。然救弊之迹。弊

之所緣。勤諄之累。則焚書坑儒之禍起。革命之弊。則王莽趙高之釁成。不搏擊其迹。則無振希聲之極致。故江熙曰。隱者之談夫子。各致此出處不乎。○〔註〕有心謂契契然○契契、謂心別有所志。詩云、契契寤歎○〔註〕此極至益也○徒、空也。時既不行。而猶空信己道欲行之。是於教化無所益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註〕孔安國曰。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註〕馬融曰。己、己百官也。以聽於冢宰三年。〔註〕孔安國曰。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也。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也。【疏】子張曰至三年○〔云子張曰云云者〕高宗、殷中興王也。名武丁。殷家三十帝。水德王。六百二十九年。高宗是第二十二帝也。前帝小乙之子也。共武丁登祚之時。殷祚已得三百四十三年。其德高而可宗。故謂爲高宗也。諒、信也。陰、默也。尚書云。作其卽位。乃或諒陰。三年不言。是武丁起其卽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默。言其孝行著。子張讀尚書見之。不曉。嫌與世異。故發問孔子何謂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答子張。古之人君也。言古之人君有喪者。皆三年不言。何必獨美高宗耶。此言亦激時人也。〔云君薨百官總己者〕說人君之喪。其子得不言之由。若君死。則羣臣百官不復諮詢於君。而各總束己之事。故云總己也。〔云以聽於冢宰三年者〕冢宰、上卿也。百官皆束己職三年聽冢宰。故嗣王君三年不言也。○〔註〕孔安國曰至默也○或呼倚廬爲諒陰。或呼爲梁闇。或呼梁庵。各隨義而言之。○〔註〕馬融曰己己百官也○己、具己於百官。各自束己身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註〕民莫敢不敬。故易使也。【疏】子曰至使也○禮以敬爲主。君既好禮。則民莫敢不敬。故易使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註〕孔安國曰。敬其身也。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註〕孔安國曰。人、謂朋友九族也。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註〕孔安國曰。病、猶難也。

疏　子路問至病諸○〔云子路問君子者〕問爲君子之法也〔云子曰修己以敬者〕身正則民從。故君子自修己身而自敬也〔云曰如斯而已乎者〕子路嫌其少。故重更諮問孔子、如此而已乎。斯、此也〔云曰修己以安人者〕答子路言當能先自修敬己而後安人也〔云曰如斯而已乎者〕子路又嫌少也〔云曰修己以安百姓者〕又答曰先修敬己身。然後乃安於百姓也〔云修己云云者〕病、難也。諸、之也。言先能內自修己而外安百姓。此事爲大難也。堯舜之至聖。猶患此事難。故云病諸也。衞瓘曰。此難事。而子路狹掠之。再云如斯而已乎。故云過此則堯舜所病也。郭象曰。夫君子者不能索足。故修己者索己。故修己者僅可以內敬其身。外安同己之人耳。豈足安百姓哉。百姓百品。萬國殊風。以不治治之。乃得其極。若欲修己以治之。雖堯舜必病。況君子乎。今堯舜非修之也。萬物自無爲而治。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明。雲行雨施而已。故能夷暢條達。曲成不遺而無病也。

原壤夷俟。〔註〕馬融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也。夷、踞也。俟、待也。踞待孔子也。子曰。幼而不遜悌。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也。〔註〕賊、謂賊害也。以杖叩其脛。〔註〕孔安國曰。叩、擊也。脛、脚脛也。

疏　原壤至其脛○〔云原壤夷俟者〕原壤者。方外之聖人也。不拘禮敬。與孔子爲朋友。夷、踞也。俟、待也。壤聞孔子來。而夷踞竪膝以待孔子之來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方內聖人。恆以禮教爲事。見壤之不敬。故歷數之以訓門徒也。言壤少而不以遜悌自居。至於年長。猶自放恣。無所效述也〔云老而不死是爲賊者〕言壤年已老而未死。行不敬之事。所以賊害於德也〔云以杖叩其脛者〕脛、脚脛也。膝上曰股。膝下曰脛。孔子歷數

言之既竟。又以杖叩擊壤。令其脛而不夷踞也。

闕黨童子將命矣。〔註〕馬融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也。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註〕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也。見其與先生竝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註〕苞氏曰。先生、成人也。竝行、不差在後也。違禮欲速成者也。則非求益者也。疏闕黨至成者也○〔云闕黨童子將命者〕五百家爲黨。此黨名闕。故云闕黨也。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是傳賓主之辭。謂闕黨之中有一小兒能傳賓主之辭出入也。〔云或問之曰益者與者〕或見小兒傳辭。故問孔子云。此童子而傳辭。是自求進益之道也與。〔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答曰。其非求益之事也。禮、童子隅坐。無有列位。而此童子不讓。乃與成人竝居位也。〔云見其與先生竝行者〕先生者、成人。謂先己之生也。非謂師也。禮、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此童子行不讓於長。故云與先生竝行也。〔云非求云云者〕孔子又曰。此童子既居位竝行。則非自求進益之道。正是欲速成人耳。違禮欲速成者。非是求益之道也。○〔註〕童子至位也。○隅、角也。童子不合與成人竝位。但就席角而坐。是無位也矣。